

《海纳百川·藏书博览》

简装书库·政治

（世界、各国政治）

黑手党秘史

01

上海市黄浦区教育信息中心

引言

这里记下的，只是极少极少的一部分。可是，它们残酷。

因为，它们首先真实。

1978年，9月28日夜。

教皇保罗一世无声无息地死去，没有任何人知道原因。

五年后，英国作家戴维·亚洛普经过长达三年的周密调查，证明保罗一世死于黑手党人之手。

1983年5月24日。

苏伊士运河上，一条亚历山大a号船被截获，在上面搜出私藏的武器（一把左轮手枪，一支复射冲锋枪和一挺比利时造的机关枪）和233公斤泰国产的纯海洛因。

警方经过一系列详细、周密的调查，证明是黑手党罗萨里奥·里科波诺家族一手进行的贩毒活动。

1982年9月31日21时左右。

巴勒莫警察行动中心接到报告，又一起惨案在卡里尼路发生。

警务人员火速赶到现场，眼前的一切惨不忍睹：一辆A112型小轿车停在人行道上，车被子弹打得千疮百孔，车上有两个被打得血肉模糊的人——这就是巴勒莫的省督卡尔洛·阿贝尔托·达拉基·那萨和他年轻的妻子玛努拉·塞堤·卡拉洛。

达拉·基那萨，1982年4月30日任巴勒莫省督，在对黑手党分子的恐怖活动中毫不退却地对其进行了严厉的打击。

一位著名的西西里作家在写到黑手党杀害公职官员时总结出这样一条理论：黑手党攻击和杀害的对象是那些不遗余力地致力于打击黑手党而又孤立无援的单枪匹马的作战者。

谋杀、绑架、贩毒、走私、赌博、淫业……

意大利震惊了，美国震惊了，整个世界震惊了。

1988年10月，中国，一向惜时如金的中央电视台在短短的一个月内竟十次报道了黑手党在欧美的动向。富有权威性的《法制日报》还将美、意警方对黑手党的一次联合行动评入“1988年世界十大新闻”。

人们无法再以平静的心情坐视黑手党的灭绝人性的罪恶活动了。整个世界开始把它们目光转向黑手党制造的一次又一次耸人听闻的惨案。

黑手党已经不再是一个微不足道的犯罪团体，它已经向整个世界伸出了罪恶的黑手，人们必须从和平、安稳的美梦中警醒了。

黑手党究竟是怎样的一个组织呢？残酷的现实开始使人们沉思。

内 容 简 介

黑手党是一场世纪的瘟疫，它们的一桩桩罪行令人发指。它们的罪恶之手无处不伸，它们的组织蔓延到全世界，不断发展壮大。这一罪恶的毒瘤似乎成为绝症。然而，它们的罪行终于激起全世界的反击。黑手党这只九足兽能否最终被消灭，人们正拭目以待。

第一章“瘟疫”家族——黑手党是一场世纪瘟疫

也许，正是这种不受约束的个人主义，使黑手党分子在生活中具备了一种获得成功的推动力：黑手党分子们总是能够很好地适应任何社会环境，因为他无论走到哪里，不具有思想意识价值这个事实，有助于他去适应他周围那些人的无穷的生活变化。几十年后，当西西里的黑手党一下跨入美国灯红酒绿的大世界后，他们不仅没有惊慌失措，而且如鱼得水似的蓬蓬勃勃发展了起来。这或许正是他们自身这种强烈的个人意志的最充分实现。对于他们而言，只需要自己的存在，其他一切都是无关紧要的。

然而，无论黑手党分子的个人主义怎样发展，对他们而言，家族首先是至关重要的。

一个黑手党家族，它的强大首先源于牢不可破的血统关系。

使一个人成为黑手党分子的关键是血统。黑手党分子生来就是黑手党分子，因为他的血统是他家族的血统。最早出现的一批黑手党，在他们之后，首先以血统壮大着自己的组织。不是黑手党分子的儿子、侄子或堂兄弟的人就不是黑手党分子，如同仍然在皇家家族流行的那样，黑手党分子总是在他们的家族之间联姻。

黑手党家族的魅力就在于黑手党本身，只有“家族”可以不顺从个人的节奏和命运。一个多世纪以来，无期徒刑和多年监禁的威胁从来都没有阻止住未被关押的黑手党分子的继续前进。

家族是一个农民世界中的父权制类型的组织，它的首要的规则便是“服从”。黑手党的家族也严格遵从了这一点。在它的世界里，一位“父亲”同样是至高无上的权威人物。他不仅决定家族的全体成员应该做什么，如何分配财产，而且正如我们前面所讲的，他还必须向子女传授谋生的手段以及生存的诀窍，让他们在最险恶的环境里也能得到最大限度的权势，即使付出血的代价亦在所不惜。

在黑手党家族的许多礼仪中，对黑手党分子的男子气概做了严肃的要求。

“你必须会沉默，必须遵守秘密禁规，没有武器就不能生存。”这就是一个黑手党分子的信条。

我们不得不承认，这种威严的强权性的信条灌输使黑手党分子们具有了一种蔑视危险和死亡的勇气。

强大，这是任何人都崇拜的一种男性威严，黑手党利用它并使它得到了最充分的发挥。

这种以血统关系结合在一起的黑手党家族牢不可破，即使是岁月和地理的距离也绝不能使他们的联系松弛。一个“青年人”，即使在许多年失去同其他黑手党分子的联系后，也会被重新招来执行命令（因此也能被重新招来进行黑手党的一项罪恶活动），正是这种家族的血统使西西里的黑手党分子和美国的黑手党分子之间永不衰竭地紧密联系。在某些时刻，美国黑手党头子的选举直接取决于西西里“娘家”的虔诚态度。而另一方面，在意大利发生的许多起名人被谋杀的案件都是由特意来到意大利的美国黑手党分子干的。这种密切的联系为人们追查、打击黑手党集团带来了更多的麻烦。

在二十世纪初，从大批黑手党分子移居美国时起，美国黑手党分子始终力求执行一种同留在西西里的黑手党家族联姻的政策。事实上，只要看一下

美国黑手党分子的家系图，就会发现，在每一代中，都注入了西西里黑手党分子的血液。

在一个家族不断巩固的地位中，总育一个人会获得至高无上的权力，他也就理所当然地成为一个黑手党家族的“家长”。后来，人们逐渐冠他以一个名称——“教父”。这是一个虔诚的洋溢着宗教气息的名号，相当于汉语中的“圣人”，“受人尊敬的人”。以后，人们又逐渐用“唐”代替了它。当一个人的姓氏前面被加上“唐”这个字，他就已经成为黑手党家族首屈一指的人物了。

一个残暴的、罪行累累的集团的大人物竟然享受着一种神圣的美好的称号，这不能不说是一种讽刺。任何罪大恶极的人都总想在自己的身上加上一个冠冕堂皇的装饰。

“教父”在他的家族里受到绝对的尊重。在许多场合他并不轻易露面，总是通过中间人约会、会晤的方式，既与外界隔离，又受到尊敬。他总是与整个犯罪活动保持着很大的距离，一旦危险临近，便会有其他的黑手党分子上前替他挡住射来的“子弹”。

人们无可例外地在自己的想象里塑造着“教父”的形象，甚至离开他罪恶的面目，赋予一种高大、威严、富于男子气概的形象，并

在此之上加上了一些引人窥探的神秘感。几十年后，当美国派拉蒙影片公司把一部名为《教父》的影片推上荧幕时，人们尽管惊恐于这个教父的凶残、毒辣，另一面却也发出了羡慕的叹声。

当然，一个家族即使再强大，力量也终究是有限的。而黑手党分子贪得无厌的利欲之心是难以忍受这种拘束的，于是一种家族的联盟出现了。这种黑手党集团的产主，对于西西里来说，意味着强权垄断的出现。黑手党分子们开始想方设法地巩固、保卫自己的地位。

地位的巩固与力量的加强必然要依靠一定的政治势力。于是黑手党人开始努力形成一个派系，他们设法与社会上、经济界的显赫人物包括男爵、财主、教士们拉上关系，并通过他们与合法的执政者建立直接或间接的关系。在后面我们将要提到的一个黑手党头目真科·鲁索就曾借助这种手段发展自己的势力。

“他总是和教士们打交道，教士们也去找他，他去银行也总是由教士们领着，因为银行经理也是个教士，银行一向是教士的。由于总跟这些人在一起，警察对他也尊敬起来，见面时都要打招呼致意。到5月底竞选运动时，部长扎卡尼尼和议员兰扎都同他共进晚餐，而且吃完后还是挽臂而出。”

这是一段真实的记载，它出自一位农民之口，残酷地向我们揭示了黑手党分子与上层人物狼狈勾结的事实。

在1881年，菲塔利亚的一个“受尊敬的人”达米亚诺·马扎雷塞受到当地警察的监视。于是，他向巴勒莫省督写了不少信，同时也找了菲塔利亚的亲王帮忙。

在他1882年1月4日写给省督的信中说：“……请允许我提醒您，我马扎雷塞曾为公共安全效过力。1876年9月的七天暴动中，我曾与巴勒莫派来的部队的军官合作，在那场流血事件中作过贡献。那些军官能证明我马扎雷塞的为人。

“事过六年之后，我又向本地的战友菜卜卡莱·弗里迪告发了本地潜藏

的土匪特雷迪奇，使公安人员在跟踪调查之后终于能将他捕获归案……

“此外，我在四年前还曾化名斯克帕奇，向宪兵队长揭发了强盗拉布萨，使该队长很快发现并消灭了这个坏人。”

我们没有办法在这一个又一个真实的记录里再保持平静，而西西里也不可避免地要走进一场又一场可怕的恶梦。

走出黑手党集团黑暗、罪恶的腑脏，我们只能看到一个事实：

西西里人终于学会了沉默，因为他们不得不沉默。他们很清楚，在西西里岛上已经生长出一只强壮有力的黑手，随时准备伸出，扼住那些敢于开口说话的人。

人们称这种沉默为“乌默它”。“乌默它”逐渐成为西西里人不约而同遵守的一项原则。一旦有人胆敢违反它，必然要付出血的代价，即使黑手党集团成员也不会幸免。当然，这种原则是针对官方而言的。黑手党人使西西里人完全学会了自己处理一切不幸事件而绝不向官方告发。

“不同任何司法部门合作，违者必死！”

这是黑手党集团用无数次血腥场面向人们宣告的“真理”。没有人再敢同警方有一点联系，即使是小孩也学会了如何保持沉默。

鲜血是会让人恐惧的，而死亡则会使人感到极端的恐怖。

1897年的一天。

西西里空前的一场两大家族的争斗发生了。斯托帕格里埃家族和弗拉图齐家族为了争夺对附近水源的控制展开了一场血腥的搏杀。几百条生命在转瞬之间成了游荡的亡魂。

所有参与格斗的黑手党分子都被自己身临其境的血肉横飞的场面震惊了，他们感到了一种近似毁灭性的崩溃。

然而，一切并没有结束。

几天后的一个傍晚，弗拉图齐家族的达米科——他是指挥那些本家族黑手党分子参予争斗的头目——经过几日的避免仇杀回到了家里。

他推门而入，映入眼帘的是一幅使他几欲昏厥的场面。他的父母、弟弟、姐妹及妻子、孩子共十三口人全部倒在血泊里，而且身首异处。女尸的下半身都裸露着。

仇恨使达米科几乎疯狂。他在毫无理智的情况下冲向了警察局。警察局记录了达米科提供的关于黑手党的一切情况。

黎明时分，达米科开始逐渐清醒，一种令他浑身颤抖不已的恐惧袭来。

“我说什么了，我什么也没说。”他目光呆滞、喃喃自语着，继而又冲向牢房的窗口，疯狂地号叫着。

整整两天，达米科水米不进，他瑟缩在牢房的一角，仿佛等着随时而来的死神。

“黑手党会杀死我的，无论是你们还是意大利王国的全体警察都救不了我。”达米科神情木然地对前来看望的警长说道。

十几天后达米科死了。他满身弹洞，嘴里还塞着一个软木塞，胸口上放着一张圣母像。这是斯托帕格里埃家族与弗拉图齐家族的标志。两个敌对的家族毫不犹豫地采取了联合的谋杀行动，因为达米科违背了“乌默它”原则。

所有布防在监牢周围的警察都对这一事件流露出莫名其妙的神情。黑手党集团是永远不会放过一个告密者的。

这种对于背叛者的惩罚令人胆战心惊。人们仅存的一点点不满的情绪也

被彻底地打在了恐惧的深谷里。

黑手党家族，即使它们之间有不共戴天的仇恨，但在一点上是永远一致的，那就是——向当局告密是对整个黑手党犯下的极大罪恶，必须绝对惩罚。

“只有到地狱里他才能保持沉默，只把他杀死而别人不知道他为什么而死，那就等于他还活着。”黑手党集团用明明白白的死亡告诉人们什么是不能做的，而且是绝对不容许做的。

一个黑手党人的生涯就是他执行暴力，掠夺、凶杀的生涯。

西西里有多少这样的黑手党人，它又将面对多少刀光血影的恐怖场面呀！没有人能够计算出准确的答案。人们只能在静悄悄的麻木里打发着时日。

然而，鲜血恣流的场面并没有因为西西里人的俯首帖耳宣告结束。在这些场面中犹为惊心动魄的则是黑手党家族之间的世代必究的复仇之战。

“死者的血会窃窃私语”，这是黑手党家族发出的复仇的呼声。

由于每个黑手党家族所遵循的规则的潜在的暴力，黑手党家族之间很容易失去平静。一种无礼的言行、一个错误、在一块划定的领土上的威信的争夺、一笔未偿还的债务、一个黑手党家族的成员对另一个黑手党家族的成员的一次十足的敲诈，所有这一切都可能导致一起杀人事件，而对方将会进行报复，从而引起延续多年的一系列残杀。

可怕的是，那些具体进行复仇的个人，总是自觉地为整个家族的荣誉而雪耻。并且他知道，万一他倒下去，另一个同血统的人定会为他报仇。

一代又一代，绵延不息的复仇被传接下来，而那经久不息的仇恨之火则愈积愈旺。仇杀的序幕仿佛永远都没有拉上的一天，即使这舞台扩大到整个意大利、美国乃至其它的国家。

“你必须学会忍耐，因为你肩负着复仇的使命。”没有人会想到这是一位母亲对儿子的教诲。

在黑手党家族中，女人在其死去的亲人带来的创伤中得到恢复之后，便开始训练和组织其子女进行报复。

生命的失去将不再回复，可是黑手党人们并没有因为死亡的威胁而收回他们洗刷耻辱的誓言。

鲜血依旧在无止境地流。

十九世纪末，阿尔卡莫市。

十几个黑手党集团的头目在一个隐密的地方聚会，他们要对这个地区毒品的贩卖情况作出详细的规定。

一个黑手党家族的“教父”站了起来。在这些人中，他具有更强大的力量。这是一个古老家族的代表。

然而，这位“教父”的意见在一个年轻的黑手党头目那里受到了一点轻视。

“你应该明白自己的身份！”聚会结束后，“教父”冷冷地对那个年轻的黑手党头目说道。一丝尖利的仇恨从他的眼里闪过。年轻的黑手党头目开始意识到自己的危险。他知道，一个“教父”的尊严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他的任何一句话、任何一个简单的手势都必须得到遵从。而自己所流露出的轻微的不满是对他尊严的蔑视。

这个一向气焰嚣张的黑手党头目感到了恐惧，他知道自己绝不能再停留在阿尔卡莫。现在只剩下一条路——逃亡。

他逃到了美国，在美国这块高扬“自由”的领土上，这个黑手党头目感

到新的生活又来临了。他开始消除一切戒备之心。

五年后的一天，这个意气风发的黑手党人从一家华丽的餐馆走了出来，他已经志得意满，金钱、权势、美女纷纷向他涌来。几年前逃亡的噩梦结束了。

“啪”，一声枪响，大街上的人们还没有明白怎么回事，一具庞大的尸身已经横在了马路上。这个从西西里逃亡到美国的黑手党人在几秒钟之前是绝对不会想到，几年以来那个曾经被他轻视过的黑手党家族的“教父”是从来都没有忘记他的。

几个刚才还被簇拥在怀的美女尖叫着。

一场历经五年的跨国界的追杀终于结束了。

“谁夺你面包，就夺谁性命！”黑手党人这样说。睚眦必报的丑恶面目流露无遗。

“我死了有人埋，我活着就杀你。”对于他们来说，是没有任何顾虑的。

在黑手党人看来，一个真正的男子汉就是能以自己的方式让人尊重，能够保卫自己的财产，维护个人与家庭的尊严，能够调解各类问题而决不靠别人和国家当局的人。

而这种自己的方式，毫无疑问就是他们赖以发展、壮大的抢劫、仇杀、绑架、贩卖等种种暴力行为。“道德”二字在黑手党人的眼里从来没有占据过一席之地。

这是恶梦不断的夜，而这夜仿佛永远不肯离去。

西西里，从产生黑手党人之日起，就与安宁拉开了长长的距离。在血肉横飞的暴力场面中已经听不到西西里人低微的埋怨、诅咒声，恐惧已经使他们把最后一点对生活的美好愿望收了起来。

黑手党，这只“黑手”依旧在时刻不停地搜索着，从农民的土地上，从杂货铺的柜台上，甚至从乞丐破烂的口袋里，搜取着最后一枚钱币。没有人能够逃脱。

沉默，沉默。

在血雨腥风的黑暗里，除去黑手党人贪婪得意的狂笑声，仿佛就只有了沉默。“只有死人才会真正沉默。”西西里难道竟然死去了吗？

在西西里，有一个家喻户晓的故事：一天，“说话”与“吃饭”两位去问萨洛莫内国王谁能把握住嘴巴。国王说“吃饭”可以控制人的嘴巴，而“说话”则往往招灾惹祸，所以人们总是说得愈少愈好。

这是很多很多年前的一个寓言故事，然而在十九世纪中期后的西西里，黑手党人真正使西西里人懂得了它的意义。

“谁看了不讲，谁就是好人。”

“真正的男人决不泄露任何事情，哪怕是在匕首面前。”

“南瓜南瓜，谁敢说话，死去地下。”

“谁不只顾自己的事（即谁多管闲事），就是打着灯笼找祸事。”黑手党人使这些古老的谚语得到了最好的实现。

在切发卢，一个青年因为杀人而被捕，他的母亲与神父一起到被害者坟上去。神父让死者坦白讲出凶手的名字。死者虽知这青年不是凶手，却答道：“神父。我不能回答您，这个年轻人受不正当的指控被捕。谁杀的我，上帝知道。请别问我，因为我不知道。”

这是一个古老的传说，而西西里的沉默仿佛又回到了那个古老传说的年

代。

黑手党人已完全使他们的名字在西西里岛上“深入人心”了。人们无法使自己脱离这种由黑手党人制造的布满罪恶、鲜血淋漓的真实生活。残酷的阴影笼罩在西西里的上空。

然而，任何一种罪恶的历史，在它的绝对性里总会出现那么一点小小的“差错”。

现在，回到 1860 年的西西里。

1860 年，对于整个意大利的历史来说，这也是不同寻常的一年。

1860 年，加里波第领导自己的队伍在西西里登陆。

加里波第，这位意大利的英雄正在为整个国家的命运而战斗。他的到达西西里，无疑为这个沉寂的岛屿注入了新鲜的活力。

在许多村庄，一些年轻人纷纷加入加里波第的义勇军队伍。而这个时候，逐渐出现的黑手党分子们已小有势力。他们拥有自己的武器和马匹，这对于加里波第的队伍而言无疑是极其有益的。这些人由于其手腕和本性已经成为村庄的首领，他们熟悉别人所不知道的道路和路线。正是这些人，在加里波第到来之际，有一部分加入了加里波第的游击体系。毫无疑问，他们完全适应南美洲那种将军就是行家的游击战。

拥有一定武装实力的黑手党分子的加入，使加里波第的队伍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补充。

另外，黑手党分子们还以他们特有的暴力手段为加里波第的革命做出了一定贡献。

一位当时许多头面人物的直接见证人和亲密的朋友、温和自由派历史学家、王国参议员拉法埃莱·德切萨雷在他的书中写道：1859 年年底，巴勒莫的意大利式的自由派曾委派黑手党杀害马尼斯卡尔科，他是波旁王朝有头脑的警察头子，因而也是那些贵族正在各委员会酝酿的未来革命的首要障碍。

与此同时，黑手党的一些小头目也加入了加里波第的队伍，如米切利和巴迪亚。

总之，在加里波第的光辉业绩中，黑手党人也画上了小小的一笔。尽管他们在以往的所有的历史中都以罪恶的面目出现，但在加里波第的起义中，他们确实充当了一定的有意义的角色。

然而，黑手党依然是黑手党，它的罪恶的本质绝不能因为一点微不足道的业绩而抹煞。在西西里的土地上，它已经完全发展壮大了起来，拥有自己一定的组织管理原则。这个愈来愈强大的罪恶的集团把它恐怖的、残暴的手伸向西西里的任何一方，声威赫赫而不容侵犯。法律、道德、宗教都被抛在无人理睬的角落。在西西里岛上，黑手党集团就是“国王”，是“法庭”，是一切行业的管理者，一切财物的分配者。

一棵强壮的大树吸食着西西里人民的血液生机勃勃地发达了起来。

漫漫长夜什么时候才能结束呢？

西西里的大地上，黑手党在放声大笑。

西西里的大地上，贫穷的西西里人在恐怖、惊惧、不安、没有温饱保障的不幸里苟且偷生。

谁能够为这一切画上一个句号呢？

西西里人在沉默的绝望里等待着。

一定不会有人想到，揭开黑手党不幸篇章的竟然是骄横、狂妄、热衷权

势掠夺的法西斯党魁——墨索里尼。

第二章 血雨腥风西西里——黑手党的起源

“我以自己的人格宣誓忠于我们的团体，就像我们的团体忠于我一洋。这张图画正在化为灰烬，我的血滴正在流失，永不复返。我也同样保证把自己的鲜血献给‘团体’。灰烬不再能转化为纸，我也永远不能脱离我们的‘团体’。”

一个神圣、庄严的宣誓仪式正在西西里岛上一间不大的房子里举行。

参加仪式的每一个人脸上都流露出一种鲜明的凝重、肃穆的表情。仿佛他们即将加入的是“上帝的使者”的行列，从此要进行的将是“崇高、伟大的事业”。

年轻的宣誓者神情庄严地望着前方，他举起的手上鲜红的血迹还在不断渗出，然而这一切对于他仿佛视若无睹。在他的前面，一支点燃的蜡烛在光线灰暗的屋子里闪着耀眼的光亮。那张画着一个头骨和两根交叉骨头的纸在蜡烛跳动的火焰里渐渐化为灰烬。

仪式顺利地结束了。

坐在椅子上的首领满意地出了一口气，他满面的严肃逐渐退去，换上一种带了点坚决的平和。

“又是一份新的、年轻的力量。”他在心里想到。这是他成为这个团体的一个首领后主持的第一百多个仪式了。每逢这种时候，他心里总会流过一种紧张的激动，因为这意味着自己的力量越来越强大。

“多好呀！”这位首领在心里满怀幸福地感叹道。

这是发生在19世纪初的西西里岛上的一个小小插曲，没有人会把它同几十年后那只凶残、罪恶的“黑手”联系起来。

西西里，这是一块美丽的土地，也是一块充满不幸的土地。

西西里岛整个看来就像一个充气不足的大气球系在意大利这只“大靴子”的顶端。这个位置使西西里本身就带了那么点脱离整体的独立性。

自古以来，西西里的居民构成就极其复杂，完全不同于意大利的其他组成部分。在这个岛屿上，居住着各式各样的地中海的土著居民，这些人和最早迁移来的意大利人——“锡克洛人”同时并存着。他们生性好斗，给西西里最初的发展注入了强悍的血液。

从公元前五世纪开始，希腊人、腓尼基人、迦太基人、罗马人一次又一次争先恐后地入侵西西里这块地中海的岛屿，从中谋取各种利益。但他们并不长期占有，只是如匆匆过客一般，在进行一场恣意掠夺的烧杀抢劫后，便心满意足地扬长而去。这个时候，登上西面里并向西西里注入生生不息血液的是阿拉伯人。

翻开历史，阿拉伯人展示给我们的首先是他们那凶猛好斗的个性。这些人仿佛携带着一种与生俱来的杀气，好勇斗胜，充满着一种强烈的凶杀之息。他们不仅能够与荒漠峻岭的修酷、危险抗衡，还能漂洋过海，与大风大浪做对，总之这是一支具有顽强生命力的强大的队伍。

公元827年，盛极一时的阿拉伯帝国又一次把贪婪的手向世界伸出，它派出了强大的远征军，从突尼斯出发，开始了气魄宏大的征服“工程”。这支队伍势力壮大，它拥有六百多艘大型战舰，四万多名士兵。浩浩荡荡的东征军使所过之处无不胆颤心惊。三年后，这支阿拉伯远征军到达了西西里东海岸的马扎拉，骁勇善战的阿拉伯人以海盗般的神速登上了陡峭的海岸。仅仅一夜工夫，那些驻守在西面里岛上的希腊人、迦太基人、罗马人如丧家大

般被打得落花流水。

阿拉伯人以马扎拉作为滩头堡开始源源不断地涌入西西里岛。不到一个月，西西里就完全被这帮凶蛮、膘悍的阿拉伯人控制了。在此后长达 250 年的统治中；阿拉伯人把西西里变成了一个伊斯兰联邦，西西里首府巴勒莫也成了穆斯林文化的辉煌中心。虽然后来基督教在西西里逐渐居于上风，但岛上的基督教徒骨子里依旧是穆斯林文化的继承人。这些人依然保持着骠悍勇猛、杀人不眨眼的作风。这种几百年来强悍个性的渗透，使西西里的命运注定要与暴力产生密切的联系。

距今约九百多年前，西西里终于结束了阿拉伯人一统天下的历史，然而灾难并没有由于阿拉伯人的一去不复返而告终。盎格鲁-撒克逊人的铁蹄又毫不迟疑地踏上了西西里的土地。同样凶残的盎格鲁-拉克逊人借口阿拉伯人是异教徒，挥舞屠刀进行了惨绝人寰的大屠杀。大批的阿拉伯人丧失了生命，还有一部分被抓被流放。撒克逊人对阿拉伯人使用了极其残忍的刑法，他们制造了一种叫做卡塞塔刑具。那是一种盛有滚烫开水的铁盒子，然后把男人的生殖器塞进去。撒克逊人的灭绝人性的残酷镇压激起了阿拉伯人熊熊燃烧的复仇之火。那些幸免于难的阿拉伯人在逃进山林和偏远的野外之后，开始逐渐联络，这些流亡者开始把复仇的火种带到西西里的每一个角落。

西西里，这块丰饶美丽的土地，仿佛在它进入人类历史之后就永远都要不可避免地与强力、凶杀、流血结伴而行。

当一块土地在几百年的血腥、掠夺中挣扎，在燃烧不息的复仇之火里存在，那么这块土地必然会培植出一种崇尚强力的天性。

这也许正是黑手党凶残天性的最久远的源头。

拿破仑的大军长驱直入，意大利又一次失去了自己。法国统治者在其后的几十年里走进了意大利的历史。

十九世纪中期，波旁家族的专制主义者住在那不勒斯城，他们把西西里王国交给了一个总督去管理。西西里的贵族们得不到任何信任，因为他们在拿破仑统治时期效仿了英国的立宪政体，并且在 1884 年——宪法革命的年代里宣布推翻波旁王朝的国王斐迪南二世。

1849 年，国王恢复了专制政权，并于 1852 年访问西西里，但他执意不肯到巴勒莫去。这无疑使整个西西里的上层人士们开始产生一种不满。

在波旁王朝的统治下，西西里的贵族们从来都不是“宫廷贵族”，同样也不是“武装贵族”，因为波旁家族把保护他们自身安全的任务——从雅各宾派当政以后曾多次受到威胁——交给了由瑞士人组成的雇佣军。这种严重的不信任，使西西里人尤其是西西里的贵族们开始采取更积极的方法来保证和维护自己的各种权益。一种极端的、不择手段的利己主义的品格出现了。

与此同时，西西里的大多数贵族王子、公爵、伯爵、侯爵和有权在国王面前不脱礼帽和出卖贵族头衔的西班牙的最高贵族，一直在依靠自己拥有的封地生活。现在，他们必须采取更有效的手段来管理自己的封地，从而巩固已有的地位。

在那个时期，一个中等的封地就会超过一千公顷。这是一个极为广阔的领地，对于这些封建领主们而言，他们是不可能、也无法直接去管理的。另一方面，这种不能称为劳动的“劳动”会使他们失去特权和利用自己社会地位的权力。西西里的贵族是从来都轻视那些不懂得享受生活的人的。

其实，从 1700 年开始，由于货币的不断贬值和充分利用土地的愿望，就

导致了許多封建領主把他們的大莊園分為“小農場”的現象的出現。這些小農場都是擁有幾十公頃土地的居民區。

這種分成小農場的封地根據稅收制度予以出租：不管一年的收成好還是壞，每年必須交納一筆固定的資金，有時候也可以交納實物。當然租金比土地的实际收成要低。這樣，轉租土地的人直接耕種土地，在這種情況下，他們逐漸成了小農場的“中心”。

但是，這種方法並不能使土地得到最充分的利用——從而給封建領主帶來更好的收益。於是，他們開始允許這些租種土地的人可以把土地轉租給其他人，這樣封地就全部得到了利用。在這個過程中，轉租土地的人很快就掌握了根據商品價格情況用實物交稅或用現金交稅的方法。於是，轉租土地的人在封建領主們的眼裡有了越來越重要的地位。

在對土地利益的最大限度的榨取中，暴力開始出現了。

轉租土地者們開始成為西西里農村的新興社會集團的代表。由於對土地的有效利用，他們當中有很少一部分人賺了錢，以至於可以買下整個農莊或封建領主讓出的一部分土地。他們當中出現了“男爵”，那是他們用土地從陷入經濟困境的封建主那裡買來的頭銜。

轉租土地者擁有了大量現金、種子、農機和牲畜。神父、律師、醫生從他們的行列裡一批批產生出來。他們開始和貴族們一起爭先恐後地掠奪和侵占國家的土地和公民的使用權。

在這場殘酷的掠奪戰中，轉租土地者意識到他們必須為自己建立起一支武裝。這是一種完全的私人暴力。因為他們需要有人監督勞動的行列，需要有人用武力收租，還需要人來保護土地。

在西西里的廣大農村，轉租土地者開始成為唯一擁有馬和武器的人。於是，在西西里古老農業的團體中開始留下了轉租土地者的痕跡：他們可以隨便殺人，結婚或離婚，給予或奪去工作。

1856年夏天的一個傍晚。

西面里一個已經很有勢力的大土地轉租者在他豪華的客廳裡大發雷霆。

“哼，你們真是沒用，我雇你們是為了收取租金，不是要你們顯示上帝的好心腸。孤兒寡母又能怎麼樣，沒有錢不是還有房子嗎？”

幾間簡陋的茅草屋對於一個富人來說也許微不足道，可是對於窮人而言，它們是生命得以繼續的重要支柱之一。

可憐的寡婦和她幼小的兒子被迫流落在街頭，他們失去了最後一點自己的財產。

西西里的轉租土地者們開始逐漸成為一個無惡不作的團體。他們的暴力行動不再僅僅停留在對於租金的榨取上，同時把罪惡的手伸向了其它行業。

然而，在西西里已經初具規模和影響的這個團體在意大利政府的眼裡是絲毫沒有地位的。政府對西西里的駭人聽聞的压榨依舊在繼續，而意大利的天主教會也仍然可以隨意剝奪西西里島上任何一個異教徒的產業。西西里這個多災多難的島嶼仿佛永無寧日，報復和仇殺的種子在西西里人、尤其是那些已經小有勢力的轉租土地者們的心里萌發着。

1862年，巴勒莫市上演了一部朱塞佩·里佐托的喜劇片子《神父住地的黑手黨》，這是“黑手黨”一詞的最早出現。

“黑手黨”在英文中拼作“Mafia”（馬菲亞），在阿拉伯語中是“避難地”的意思。以轉租土地者為主導的復仇、凶殺、掠奪的團體取用了這個名

字。从此，黑手党集团真正出现在了西西里土地上。

“黑手”，很容易引起人们这样的想象：一群染黑了手的恶魔或一伙戴黑手套的歹徒，杀人越货、奸污妇女、洗劫商店、炸毁飞机、击沉轮船……总之，他们所过之处，总是留下阴森恐怖的黑手印迹。

的确，黑手党集团在其产生、发展的过程中几乎成了凶杀、掠夺、绑架、勒索的代名词，甚至意味着死亡。

1865年4月，巴勒莫行政长官菲利波·瓜尔特里奥侯爵在一份呈给内务部长的官方报告中第一次使用了黑手党这个词。黑手党集团第一次引起了官方人士的关注。

1875年5月29日，巴勒莫行政区长官索拉尼骑士在写给内务部长的信中称：“黑手党（……这个占据整个社会实体并以恐吓和庇护两种对立的方式企图取代公共权力的庞大的组织……）比政府和法律有着更大的力量。

人们再也无法忽略黑手党集团的存在了。

1866年，巴勒莫市。

一个十三岁的孩子被绑架，他是巴勒莫市一个富有的政府官员的独子。赎金被按时送到约定的地点，被秘密通知的警察也跟踪到了这里。

一切都加人们所希望的那样在发展。

孩子被安全地送回了家中，警察抓住了前来取赎金的人。这是一个倔强而年轻的黑手党分子。

在警察厅里，一个以行事果决、狠辣著称的年轻警长对黑手党分子进行了残酷的拷问。当然，没有任何结果。

第二天，政府官员在回家的路上遭到袭击。他意外地保住了生命。当他回到家时，他的十三岁的儿子在母亲悲痛欲绝的哭声里闭上了眼睛，在他瘦弱的胸脯上，有一个冒着血的窟窿。这个残忍的场面使所有在场的人感到了莫名的恐惧。

最为不幸的是那位年轻的警长。他的身体已经完全布满了子弹穿击的血洞，他躺在血泊里，当人们发现时，早已僵硬了。

没有人在目睹了这样的场面后还敢于去亲身一试。

贵族们开始默不作声地付钱，他们不敢告发，也不能告发。在他们呈给皇家宪兵并要求国家为之逮捕敲诈勒索的黑手党分子的公文中“自卑地承认自己无能为力”。

穷人们也默不作声地付钱。他们非常清楚，在武装的强暴者面前，他们绝对得不到保护。因为，为了一个被关进监狱的黑手党分子，竟有一百个黑手党分子准备起来洗刷他们所遭受的耻辱。

黑手党集团在公众面前大摇大摆地发展了起来，它们的存在使人们再也不敢对安宁、和顺的生活抱一点希望。

在偶然的状况下，黑手党集团的复仇也会指向罪恶的一方。

1878年，西西里岛上一位农家妇女遭到强暴，是极无人性的摧残。然而，法庭没有对这件事做出公正的判决，因为施暴者是一个诺曼底贵族。

人们纷纷表示不满，却又只能看着犯法者逍遥法外。

几天后，罗马派出的巡回法庭到达巴勒莫，急迫的人们在失望之后又重新燃起希望之火。然而，罗马的巡回法庭拒绝受理这一案件。公正正在西西里仿佛没有一点立足的地方。

人们彻底灰心了，然而，就在法庭拒绝受理的几个小时后，那个诺曼底

贵族暴尸街头。在他的旁边放着一支长枪——是黑手党的武器“鲁巴拉”，一种装有打狼用的特大砂弹的猎枪。

黑手党集团充当了一次正义的维护者。而在实际上他们向一切外来者宣告，西西里是属于他们的，不容许任何人在这里任意行动。

实际上，这些心狠手毒的黑手党人们组成的集团逐渐成了比官方政府更大的第二政府。一切不能实现的伸冤叫屈，只要你愿意付出金钱的代价，黑手党分子们就会为你做出合理的解决。

1875年后，黑手党分子们开始进行他们一系列不择手段的“原始积累”，为自己能够取得越来越多的钱财和越来越大的权力做着积极的准备，尽管西西里人民对黑手党分子的暴力行为深恶痛绝，但对于黑手党分子而言，在公众的仇恨中成长和巩固是无关紧要的。

黑手党的力量开始变得日益公开和明显。硫磺矿和盐场这些曾经被贵族们拥有的财产，黑手党分子们开始把它们租下来或买下来。无论如何，最终几乎都由他们来经营。

麦子、葡萄、橄榄等农产品在食用前都要加工成面粉、葡萄酒、橄榄油。在像19世纪末的西西里农村这样落后和陈旧的地方，“进行这种加工工作的作坊直接设在农村的原料生产地：用牲口牵动的磨粉机、榨油机、脚踏葡萄压汁机被并入小作坊，这就是西西里的小农场。这些农场就是黑手党的势力；马、骡、驴和大大小小的车辆——特别是用于农业和运输业的时候，都掌握在黑手党分子手中，因为这样做他们有利于传递黑手党头子发出的命令。

但是，同时还存在一些问题。橄榄油、葡萄酒、蔬菜和水果、盐和硫磺都必须出卖，这样一来，随着为了发展而“必须”经过黑手党分子之手的贸易的起伏，黑手党分子慢慢地从农村来到了城市。走进城市，这本身就意味着新的一页的开始，在以后的短短时间内，黑手党分子在巴勒莫以及其它城市也拥有了某种东西。1875年，他们已经在那里创立了起初主要是面向磨坊工人和牧人的商业联合体。

黑手党人们以他们敏锐的嗅觉开始走出西西里农村的封闭圈子，向城市发起进攻。

当然，贪婪的黑手党人并不会就此放松对西西里农村的控制。

农村的黑手党分子们逐渐成了西西里农村的唯一银行家。其方法很简单。转租土地的黑手党分子把种子“借给”承租农民，承租人归还时要支付适当的“利息”，本息全是实物，但利息高达20—30%。转租土地的黑手党分子是唯一有现金的人，必要时他可以把钱借给办理婚事、丧事、治病或移居的人们，像一个救人于危难之中的高尚的人，黑手党分子们竟带了点“高大”的味道。人们称之为“大叔”。这位“大叔”接待顾客时无须办理银行手续。“大叔”凭直觉就能了解顾客，并且知道，在蒂齐奥的欠款可以延期归还而无需写任何字据。因为，如果最后欠款没有偿还，那么“大叔”就会毫不犹豫的收起慈善家的面孔，拿走欠债农民的驴子或房子，甚至成为其灵魂的主人。在“大叔”的身后随时都有人走出向那欠债者射出致命的一枪。“高利贷”和“死亡”一起出现并保留在黑手党分子的字典里。

毋庸置疑，在19世纪末，黑手党分子通过这些“正大光明”的途径日益成为巴勒莫、特拉巴尼和阿格里琴托农村中的经济支柱，在这些地方，一切按照黑手党分子的愿望发展着，没有任何使他们感到不快的事发生。

西西里的黑手党们在对城市文明的渗透中，并没有忘记在政治舞台上一显身手。

从 1875 年到 1915 年，西西里的政治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而黑手党分子们也不失时机地和统治阶级建立了更广泛的联系，并且使这种联系更加直接、密切和公开化。他们几乎产生了一种“同事”一样的亲密感。

在西西里举行的公民选举中，居于上层的男爵们开始利用他们的黑手党“主顾”在选举中作弊。

共济会会员维托里奥·埃马努埃莱·奥兰多在 1918 年后曾担任总理。正是他使用一个村子一个村子地举行公共宴会的方式来调节他的竞选活动的节奏，而这些活动几乎全部都在充斥着黑手党分子的蒙雷亚莱和帕尔帝尼科地区举行。在这些宴会上，常常是那些黑手党分子的“大叔”和“老兄”坐在显赫的位置上当着“尊敬的议员”们的面大吃大喝。而最终的结果是他们都得到了自己需要的。

这种选举中的作弊司空见惯。选民证往往只发给那些被认为是可靠的选民。密集的枪声和许多葡萄园、橄榄园和柑桔园被炸，参加投票的是些无生气的和糊里糊涂的人，他们是热爱自己的选举权并多次去投票的选民。预制的票箱被焚烧和捣毁。所有这一切都是为了使那些总是并且仅仅是有把握的候选人在选举中当选。

阿尔卡莫的一位男爵劫持了特地去那里主持选举活动的新官员乘坐的车；一些人在选民的住宅周围游逛并翻阅将去投票的人的名单。

……

各种各样的记载无不触目惊心，强烈的威胁、暴力气息使人们只好乖乖地呆在家里。

黑手党集团给西西里带来的仿佛只有无穷无尽的黑暗，而不幸的西西里在它默默无言的忍耐里培植着一个越来越强大的“黑手党王国”。

当我们在看过了黑手党一系列扩张势力中的罪恶行动之后，我们必须走出简单的仇恨，来透析一下这个集团表层下的本质。

“人世是敌对的，危险的，尤其是艰难的。”一位父亲对他的儿子说。

年幼无知的孩子并没有想到，自己从出生之日起就享受的舒适的生活是自己的父亲依靠沾满血腥的暴力生涯掠夺而得的。

“你必须努力争取你应该得到的一切，而且要不择手段。”

孩子并没有真正领悟父亲的意思，只是从父亲威严、强悍的目光里看出了一个事实：那就是自己将来也要拥有像父亲一样的威慑力。

这是黑手党家族对自己的子女所做的最重要的启蒙教育。

毫无疑问，这种教育培养出了一种对于暴力的崇拜。因为在孩子的眼里，首先盲目信任一切胜利者，崇拜他们至高无上的权力，即使这一切是罪恶的。

同时，这种毫无附加条件的鼓励，使逐渐成长的黑手党人们的子女天生有了一种不顾一切达到目的的决心。在他们的心里，已经完全没有一种道德束缚感。“不达目的誓不罢休，为了达到目的可以不择手段”。一种极端的个人主义被从骨子里培植了起来。

第三章魔鬼将军莫里——血洗黑手党

当人们沉浸在自由、民主的良好氛围里，诅咒法西斯的强权、专制的时候，人们却没有想到，正是他们经过历代浴血奋战而获得的民主制度成了黑手党集团得以生根、发芽乃至不断壮大的肥沃土壤，而与此相反，却正是法西斯的残酷、强权使黑手党集团一度气焰冲天的浩大声势被打入了苟延残喘的黑暗地狱。

在这里，一切都将从墨索里尼登上西西里开始。

墨索里尼西西里被辱

1924年5月。

巴勒莫机场。

墨索里尼走出打开的飞机舱门，早已准备好的笑容忽然冻结。

置于墨索里尼眼前的是一个非常空旷、冷清的机场。巴勒莫，这个西西里的首府城市用它惯有的对外来者的漠然和轻视迎接了这位不可一世的新任意大利政府总理。

“这种场面真正是令人耳目一新。”墨索里尼嘴角泛起一丝冷冷的笑，带着点不易察觉的嘲讽。是对自己的，还是对西西里的？

墨索里尼，1919年走进意大利的历史，在此之前，没有任何一个人真正注意到这个小人物。他曾经为逃兵役而流落瑞士街头，过着乞丐一样的流浪生活；他曾经为反对政府出兵昔兰尼亚（今利比亚）鼓动示威游行，被拘捕五个月；他曾经为证明“上帝根本不存在”而慷慨陈辞，毫无顾忌地打断一位神甫的讲读；也是他曾经以手枪威胁自己的父母，迫使他们同意自己娶了没有血缘关系的妹妹做妻子。在1919年举行的意大利全国范围的竞选活动中，他又派自己的党徒肆意砸毁竞选会场。然而，正是这个品质低下、有着歇斯底里发作狂、看上去却文质彬彬、像个书店老板的人在四年后登上了意大利政治舞台，驾驭了整个意大利，结束了派系繁杂、斗争激烈的乱纷纷的争斗场面。

美丽的鲜花、热烈的掌声和无数狂热的崇拜者已经成为墨索里尼所到之处上演的同一幕戏，就像吃饭、睡觉一样成为他生活里必不可少的一部分。然而，西西里人却从来没有加入过这个盛大的欢呼场面。墨索里尼久已飘飞的心实实在在地沉了一下，他很清楚地记着，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了……

1923年秋天，墨索里尼首次访问巴勒莫。

在市政府的大厅里，墨索里尼喋喋不休，做了长达六个小时的讲话。当时的墨索里尼打扮得极其时髦：身穿漂亮的早礼服，脚佩精致的鞋罩，手里还提着文明棍。所有的组合使人感到眼前好像站着一个赛马场上出身高贵的交际家。然而，当墨索里尼洋洋自得地结束了自认为非常出色的讲话后，却发现自己的那个高筒圆顶硬礼帽不见了。

所有在场的人哄然而笑，这个小小的插曲使久已忍耐的黑手党们开心倍至。

墨索里尼气急败坏。

对黑手党的敌视的种子第一次强烈地埋在了墨索里尼那颗因被侮辱而愤怒的心里。

在过去的几年里，当法西斯挥舞着大旗、所向披靡地强占城市、控制经济、掌握政治的时候，西西里对法西斯队伍的输送人员却等于零，而西西里几乎一半是掌握在黑手党集团手里的。

“嗯，黑手党。”墨索里尼出众的记忆力是绝不会忘记这一切的。

市长皮尔纳·德伊格雷奇·库恰出现在高高的市政厅的大门前。库恰。长着一张极为平庸的脸。他所有的特色都集中在那个充分表现矮、胖特点的身材上。”基亚纳洛图”，人们在背地里这样称呼他，意思是“小木桶”。也正是这个“小木桶”，他的一举手、一投足都影响着整个巴勒莫市的命运——他是黑手党一个极其重要的头目。

库恰市长带着镇定、悠闲的笑容在大厅前停了一下，看了看已经到来的墨索里尼，然后迈动了他那又粗又壮的腿。库恰自始至终都是不紧不慢，仿佛他见到的只是巴勒莫任何一个小小的招之即来、挥之即去的政府官员而非风云一世的意大利首脑人物墨索里尼。

650级，墨索里尼终于看着那个笨拙的、桶状的“东西”一级一级而下，移到了自己面前。

意大利政府总理的怒火在胸中熊熊燃烧了起来。他的整个身体绷紧，像一支稍一失控就会万箭齐发的弓箭装备，眼里是几乎按捺不住的几欲疯狂的怒气。

可是，库恰市长并没有给墨索里尼一个倾泄怒气的机会。看了看墨索里尼身后不远处装备整齐的警察——这是墨索里尼带来的一千名受过良好训练的警察，库恰带着明显的质问的口气转向了墨索里尼：

“尊敬的阁下，为什么要调动这么多的警察，这笔开支简直是浪费！”像一个长者对一个不谙世事的无知小孩的责备。

墨索里尼脸上怒潮更甚。

“如果西西里人想做什么，那就没有任何力量可以阻挡。”库恰市长并没有意思停下来或者改变一下自己强硬的口气。他接着说道：“然而，在我库恰的保护下，你不会遇到任何不愉快的事情。”得意、狂妄从库恰市长那张胖乎乎的、其貌不扬的面孔上一层层涌来，像一张醒目的讽刺广告。

墨索里尼从巴勒莫机场就开始贮存的怒气终于膨胀到不可抑制。

他怒不可遏地咆哮起来：“不许你用这种口气与我说话，我是意大利元首，意大利元首！”狂怒的潮流使墨索里尼的呼吸沉重而滞顿，他愤怒地喘息着。

“可是阁下，这儿是西西里。”库恰市长淡淡地说道。墨索里尼歇斯底里的大发作并没有使他的目光中增添一丝的恐惧与担忧。好像一个画家观赏自己的杰作一样，库恰带着满足的神情看着这位意大利元首的“表演”。

库恰市长一定忘了，一个聪明人是应该时常记着给自己留条后路的。

墨索里尼带着渐渐平缓的神情看着库恰市长。

“当然，阁下，我们是民主社会，我们都拥有自由的事业，您想做什么都可以。作为这里的主人，我愿意满足您对西西里的一切好奇心。”看着墨索里尼逐渐消下去的怒气，库恰用一种温和的、近乎理解的同情口吻说道。

“谢谢你，市长先生，我的行程安排得很紧张。请你下午召集一次市民大会，我要发表演讲。”墨索里尼用出奇平静的声音向库恰市长说道。

作为一个在短短的几年内叱咤意大利政坛的人物，在还没有彻底地巩固自己的地位、加强自己的实力之前，墨索里尼这个一向狂傲、嚣张的军事家、政治家知道如何扮演自己的角色并且如何适时地收起自己目空一切的意大利首脑的作风。

1924年5月10日，下午2时。

墨索里尼向库恰市长要求的市民大会按时举行。巴勒莫美丽的马里纳广场上人山人海，十万多人聚集在这里，等待着墨索里尼将要开始的演讲。

墨索里尼面带微笑，镇定自若地走上了主席台。在他笑意盎然的面孔下，掩藏的依旧是因库恰市长的侮辱而掀起的怒潮。

“这是决不容许的，”墨索里尼在心里默默冷笑着并对自己斩钉截铁地

说道，“看吧，用不了几分钟，你们这些西西里的可怜蠢货们，包括那些狂妄的黑手党党徒们就会俯伏在我的脚下，做我心甘情愿的臣民。”

墨索里尼抱着坚定的信心和不可摧毁的自信，要用自己的演讲征服巴勒莫，征服西西里，征服那些无法无天的黑手党们。

不可否认，墨索里尼的确是一个天才的演说家。他的激越慷慨的言辞，撼动人心的语调，坚决有力的手势，使他的演讲具有一种征服人心的力量，也曾经为他赢得了一次又一次命运的转机，招来一批又一批狂热的追随者。

1901年，在他还是一个未诸世事的中学生的时候，就用他出色的感人至深的长篇演讲为纪念意大利天才的作曲家威尔第的大会带来了狂热而沉痛的高潮。第二天，一个默默无闻的少年的名字——本尼托·墨索里尼第一次被登在意大利社会党的机关报《前进报》上。

1912年，在社会党召开的全国大会上，墨索里尼以一个勇敢的英雄的身份站了出来，他激昂、尖锐、滔滔不绝的发言指向给国王维托里奥·艾曼努埃莱三世和王后发出慰问电的社会党领导人比索拉蒂：“在罢工中，工人被军警打伤，你向他们发慰问电了吗？在工伤事故中，工人残废了，你向他们发慰问电了吗……”墨索里尼像一个工人阶级的维护神。在他的义愤填膺的演讲中，人们的情绪被完全煽动起来，社会党领导人比索拉蒂被开除出党。

也是他的演讲曾经使弗利市成千上万的人们走上街头，反对意大利政府对利比亚赤裸裸的殖民侵略。

墨索里尼的演讲为他创造了一次又一次辉煌的记录，写下了一页又一页美好的人生的篇章。

现在，对着眼前这盛大的集会，他又要拿出自己的得意武器了。

“尊敬的西西里市民们……”

“滚回你的罗马去吧！”

“这里不需要你，蠢货！”

……

人群忽然骚动起来，墨索里尼刚刚开始演讲被完全淹没了。谩骂声、嘲笑声、怒吼声像潮水一般以不可阻挡之势扑向了墨索里尼。各种肮脏的腐烂的水果，发着腐臭味的蔬菜，还有大大小小的石头块向主席台上纷涌飞来。

夹在人群中的黑手党党徒开始挑衅了。

站在墨索里尼身边的侍卫长祖利诺忍无可忍，他伸手拔出了腰间的手枪。墨索里尼极快地制止了他，他用更高的声音讲了起来。

“是的，尊敬的西西里市民们，毫无疑问你们是正确的。时间对于每个人来说都是至关重要的，有谁愿意浪费几个小时在这里听我絮絮叨叨地讲话呢？这又有什么意义呢？请你们谅解，请你们谅解。”

西西里曾经倒下过高贵的国王，显赫的贵族，还有许许多多上层的官员们。因为他们公开地在黑手党分子面前表现了他们的不可侮辱的尊严与他们与生俱来的高贵的愤怒。

墨索里尼终于保留着自己活着的、完整的身躯走出了西西里，他聪明而适时地收起了自己的不满。

墨索里尼诚恳的致歉使夹在人群中的黑手党党徒们遗憾地收回了已拔出的手枪和早已准备好的长长的鲁巴拉。

一天后，墨索里尼结束了原定三周的西西里巡游计划，返回罗马。这一切，对于墨索里尼而言，无疑是一场恶梦。

市政府的大厅里，库恰市长得意地放声大笑着。

“ 看吧，这就是我们的元首，杂耍团的领班。 ” 库恰对身后的人说道。

库恰市长一定想不到，正是这个他所谓的“ 杂耍团的领班 ” 主宰了未来十几年的黑手党的命运，使西西里的黑手党集团遭到了近乎毁灭性的打击。

1924 年 5 月 10 日晚，一个身着将军制服的人走进了墨索里尼的办公室。他就是后来被称为“ 黑手党将军 ” 的莫里。

魔鬼将军莫里

萨雷·普里莫·莫里，前内阁部长。这是一个毫不起眼的人。干瘦、矮小，头发已经全秃了。总之，这个形象和人们头脑中对将军的记忆是毫无共同点的。他五十多岁，但看上去显得更衰老一些。在莫里全身的所有器官中，只有那双眼睛会使人产生一种因威严而来的畏惧的震颤。那是一双鹰一样的眼睛，含着决绝坚韧和令人不寒而栗的阴沉。尤其其他那紧闭的牙关使人迅速联想起与狼撕咬、拼搏的猎狗的坚忍。

莫里功绩显赫，曾经在佛罗伦萨担任过长达十年的行政长官。当时的佛罗伦萨正与它悠久的历史名城的美名背道而驰：盗贼横行、社会混乱，人们在担忧、惊恐中度过每一天。没有人会想象到，就在佛罗伦萨，曾经有人把一位总督的裤子偷去挂在大剧场的帷幕上。在那些日子里，悠久文化所延续的一切美德都已经完全沦丧在一片乌烟瘴气之中。莫里在这个时候走马上任了。

几个月后，佛罗伦萨一改旧貌。街道整洁，秩序井然，治安良好。平和宁静的“中世纪”的美好气息，又重新洋溢在这个美丽的城市中，只是在这宁静的气息之外，偶尔会流露出那么一点惊心的恐惧。在这次治理的过程中，莫里以绝不迟疑的雷厉风行的果决把一千二百多名盗贼的魂灵打入了永劫不复的地狱。佛罗伦萨在那个时期成了全意大利犯罪率最低的一座城市。

佛罗伦萨又回复昔日芬芳流转、秀丽怡人的美丽容貌，毫无疑问，这一切都归功于莫里将军。

莫里将军站在办公桌前，是一张堆满材料的办公桌。莫里沉思着，一双阴郁的眼睛由于思考而显得更加严厉，更加深不可测。

“也许应该行动了。”他自语道，眼里闪过一道凌厉的光。

早在几个月前，当莫里被召进墨索里尼的办公室，一向意气昂扬的墨索里尼正气急败坏地发泄着怒气。他双拳紧握，大喊大叫。

“我命令你指挥全西西里的军队、警察和行政部门。为了肃清黑手党，你可以采取任何行动、不要管什么社会民主，不要管什么合理统治，你想怎样干就怎么干好了，因为这样做符合国家利益。”

这就是墨索里尼下达的命令。

莫里将军以他军人的严正与利落接受了这一任务。接下来的几个月，莫里便完全投入了对黑手党的研究。

现在，眼前这张大办公桌上堆积如山的材料都是关于黑手党的。

黑手党，烧杀抢劫，以毫无怜悯心的暴力手段实现自己的一切目的：规定税收数目，控制商业货物，垄断各种生产原料，并且控制西西里的水源供应；以一种完全畸形的道德观念充分显示自身存在的“伟大意义”，有强烈的复仇观念，其集团内部也存在争权夺势的各种斗争。但是，他们又并不是一帮流窜四野的、毫无组织的匪徒，他们有一定的秩序，按一定的章程行事，并有为荣誉而战的誓死信念。

莫里仔细地看。一个又一个重大的谋杀使他触目惊心。

1893年2月1日，在一节从特尔米尼·伊梅雷塞到特拉比亚的车厢里，几个“匿名者”（材料是这样写的）杀死了西西里银行的董事埃马努埃莱·诺塔巴尔托洛侯爵，在被杀害者家属的坚持下，对这次谋杀提出了许多次惊人的诉讼。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众议院终于在1809年批准对被指控的作为这

次谋杀的后台支柱的拉法埃莱·帕利佐洛众议员进行了起诉。大量的诉讼材料表明，这起谋杀案是黑手党实施的。拉法埃莱·帕利佐洛在1901年被波洛尼亚的重罪法庭判为犯有杀人罪。然而，一切都并没有真正结束。1905年，佛罗伦萨的重罪法庭以证据不足为由，赦免了拉法埃莱·帕利佐洛。这桩罪恶赦免背后的真实原因是：拉法埃洛·帕利佐洛是一个始终与黑手党分子保持着极其友好的密切关系的能干的“戴黄手套的人”。

一个完美的结局在人们的心照不宣中宣告成功。

1900年，黑手党分子绑架了著名的盎格鲁—西西里家族的年轻美貌的比安卡·惠特克小姐。他们的目的自然是金钱，三天后，比安卡·惠特克小姐的亲人们以250个金币的代价将她赎回。但是凶杀由此也开始了：绑架者们由于分配赎金的不公而发生争执，他们的头领菲菲·马基亚雷拉杀死了四个想多要赎金的同伙，但是两天后，他也遭到四个死者的亲人的杀害。20世纪的血腥绑架从此拉开了序幕。

其实，早在1878年，法国共和政府就已经采取公共措施来对付那些危害去西西里旅行的法国人的谋杀活动。但是，这对于黑手党分子们是微不足道的，他们依旧进行着自己的绑架、暗杀活动，并从这些活动中谋取大量的钱财。

各种谋杀在猖狂地进行着。

1909年，纽约警察中尉乔·彼得罗西诺来到巴勒莫，他是专程赶来搜集美国黑手党与西西里黑手党联系情况的，以掌握更多材料，有效地打击黑手党。然而，他登上西西里仅仅五个小时就被人杀害在巴勒莫法院门前。

一桩又一桩罪恶的杀害在黑手党的策划下毫无顾忌地进行着。

调查证明，从1906年到1910年，就意大利全国而言，平均每十万居民中就会发生9.93起杀人案。而在巴勒莫的平均数是39.53起，在卡尔塔尼塞塔是39.23起，在阿格里琴托是34.04起。在特拉巴尼是26.73起，而这些地方都是由黑手党一手控制的。

令人震惊的数据，以强有力的真实宣告着黑手党集团的强大和不可侵犯。

早在1875年，邦凡蒂尼众议员在根据议会对西西里所做的许多著名的调查里就曾写下这样一段话：黑手党是一个天生的残忍的和极尽所能谋取私利的组织。它把所有那些喜欢不是靠工作而是依靠暴力、欺骗和命令来维护生存和舒适生活的人纠合在一起，以危害国家、法律和所有合法的机构。

看着这一项项触目惊心的调查报告，莫里清晰地感到了自己肩头的重负，他知道自己即将面对的是一个强大、凶残而又狡猾的对手，但是，莫里是绝不会退却的。

两天前，墨索里尼又一次召见他。

“坐在罗马就能消灭黑手党吗？难道你的骨头被西西里的绑匪吓软了吗？”他刚走进办公室，墨索里尼就怒气冲冲地喊道。对于莫里的一再推延行期，墨索里尼已经极为恼火了。

“我的元首，我这就去西西里看一看谁的骨头更软。”莫里用非常平静的声音回答了墨索里尼的咆哮。

“不管等多久，西西里总不会被地中海的波涛卷走。”在走出房门之际，莫里带着自信的微笑同他的元首开了个玩笑。

莫里合上最后一本卷宗。

“好吧，黑手党。”一丝残酷的笑容从莫里的嘴边滑过。

《欧洲人报》曾经这样评价莫里将军：虽然他天性好静，与世无争，但他光明磊落，嫉恶如仇。他的这种性格像一条狗，正好与西西里的凶暴相斗。

1925年，9月21日。

莫里以新任巴勒莫省督的身份踏上了西西里的土地。没有一个人知道他的到来，包括那些一向对陌生人的出现极其敏感、消息灵通的黑手党人们。他们还没有完全从几个月前嘲笑墨索里尼的得意的回忆里清醒过来。

莫里将军以秘密巡游的方式对西西里岛做了十几天详尽的考察，对于西西里的地势、西西里城市和小镇的分布有了一个清晰的印象。

1925年，10月3日。

莫里来到了巴勒莫城，在他身后是四支装备精良的别动队。这四支别动队由4000名全意大利最优秀的防暴职业杀手组成。他们果敢、勇猛且充满着一种旺盛的势不可挡的杀气。

莫里并不敢丝毫掉以轻心。他清楚地知道，对凶残、老练、秩序井然且有良好武器装备的黑手党集团而言，4000名出色的别动队员并不足以构成很大的威胁。唯一的方法就是采取最迅疾的手段，砸碎黑手党人的根深蒂固的不可侵犯的“尊严感”、“荣誉感”，这对于黑手党集团来说将是致命的打击。

“如果首先让他们的首领俯首认罪的话……”莫里在心里想到。

莫里下达了第一项命令：逮捕库恰。

库恰市长腆着满意的肚子，心情畅快地走进了市政府大厅。大厅很静，没有人过来迎接。库恰并不打算让人通报，他知道穿过大厅就会见到那位新上任的莫里省督。

“等一等，最最尊敬的库恰市长，您是来自首的吗？”坐在沙发上等候已久的韦勒迪警长对着径直走过的库恰喊道。

“自首？”库恰仿佛听到一件极其可笑的对于这个世界来说永不可能发生的事情一样，他笑了，用宽容的眼光看了看来到面前的韦勒迪警长。

“亲爱的朋友，这可不是西西里人接待朋友的方式。”库恰用颇为幽默的声调说。

“朋友？”韦勒迪警长忽然怒气勃发。“谁和你这黑手党的猪猡称朋友？蠢货！如果不是碍于命令在身，我早就毫不客气地赏你一粒子弹了。现在，你最好弄明白，你走进的是莫里省督的驻地。西西里岛上，你呼风唤雨的时代就要成为过去的记忆了……”

库恰市长还没有完全弄明白发生在眼前的事情。韦勒迪警长一挥手，几个早已准备好的警察一拥而上。

莫里将军兴奋地听着手下的报告，“干得好！”他简单地称赞道，一切都在他的预料之中开始进行了。

“库恰市长被捕了？”

“库恰市长被捕了！”

像一枚重型炸弹投放在西西里岛上，短短的几分钟，库恰被捕的消息传遍了西西里岛。所有的西西里人都震惊了。这是多么的不可思议呀，西西里岛上至高无上的黑手党市长被捕了。黑手党人们惊恐了。

当库恰被戴上手铐时，惊恐在他的心里只是一闪而过。“我要求见莫里

省督！这是非法的！”

没有人理睬他的抗议。

“好吧，用不了多久，你们会亲自为我打开的。”库恰冷冷地嘲笑道。

几分钟后，韦勒迪警长走出大厅，对正在等候的库恰的司机说：“你立刻离开这里，库恰已经被捕。”

库恰始终没有见到莫里将军，直至第二天的市民大会。

人们从四面八方涌向巴勒莫，来看这场不可置信的审判。

库恰被押上了台，他依旧保持着满脸的微笑。看着那些纷涌的人群和人群中夹杂的许许多多熟悉的黑手党党徒们的面孔，库恰趾高气扬地叫道：“朋友们，没什么，法律经常有用错地方的时候。我们得给他一个改正的机会，这是应当的。”

莫里将军没有让库恰宽容的表演继续下去，他用威严的、不可抗拒的声音宣布道：

“库恰侮辱元首，蔑视法律，对抗政府，将被永久放逐到圣索里岛。”

哄闹的人群忽然寂静下来，一种危险的气息迅速地在空气里弥漫开来。

莫里不动声色地向早已严阵准备的别动队员做了个手势。几千颗子弹挟着尖厉的呼啸划破长空。

刚刚骚动的人群又复于平静。

“现在，请你们交出私藏的武器！”莫里将军对台下的黑手党党徒喊道。

所有的人都散去了，偌大的广场上只有三支自动交出的长枪摆放在那里，是三支老式的而且已经很陈旧的毛瑟枪。

当大批黑手党党徒肩扛着他们的鲁帕拉神态自若地离开广场时，莫里没有下令强制他们交出武器，莫里知道这不是最好的时机。

现在，他已经取得了计划中的第一个回合的胜利。

莫里走到库恰面前：“市长先生，有地中海的波涛伴随您宁静的晚年，您应该很满意了吧！”

库恰市长的眼里是惊恐、仇恨和那么一点点无可奈何的恳求。

几个月前的库恰市长一走想不到，当他以君临天下的国王姿态对待自己的元首时，他就已经为自己今天的命运写下了一个悲剧性的开端，同时也给强大的黑手党集团埋下了一枚毁灭性的炸弹。

第二天，罗马报刊纷纷以醒目的大字打出这样的标题《库恰市长当众丑态百出，莫里将军就任首战告捷》。

同一时刻，墨索里尼在国会大叫：“莫里将在三个月内使西西里变成意大利的花园。”

跟随莫里将军同赴西西里的一位《罗马每日新闻》的记者在他的日记里这样写道：当初我应莫里将军之邀前往西西里，原以为几个月后也只不过能发回一些诸如警察被除、黑手党连占上风的坏消息，没想到两天不到就爆出了黑手党党魁哀求宽恕的头版头条特大新闻，而且图文并茂。

库恰市长的被流放对于黑手党集团来说无疑是一个沉重的、致命的打击，凡十年来，他们高高在上、引以自豪的尊严感第一次被莫里将军的铁掌毫不留情地打翻在地。“荣誉至上，不可侵犯”的美梦破碎了。

接下来的日子里，莫里将军以雷厉风行的果决采取了一系列强制性的行动。他知道，任何一次喘息的机会都可能使黑手党集团积蓄更大的敌对力量。

莫里将军完全抛开了法律程序，他开始使用墨索里尼赋予他的一切“特殊手段”，不止一次地使用纯军事化的策略，以更强大的残酷对付黑手党人的凶残。

当他包围一个地方并下令捉住那里的所有黑手党分子时，便对所有住宅进行突然袭击。在莫里的字典里已经没有了心慈手软这样的词，而这一切都是黑手党教给他的。

许多黑手党议员在继库恰市长之后被判以重刑或流放地中海的孤岛。成百上千的下层黑手党党徒被投入监狱，至少也在某个宪兵兵营或某个警察分局里度过了很长一段时光。对于他们来说，一切不可能的事情都开始了。

莫里充满恐怖意味的镇压手段使黑手党集团不寒而栗。许多黑手党分子在逍遥法外或潜逃一年后，又主动向这位瘦小的、很不起眼的行政长官投案自首了。

气焰冲天的黑手党集团终于像一个被捅破的庞大的气球，慢慢地瘪了下去。

1926年10月，在美丽的马里纳广场上，莫里将军对全体市民发表了就任巴勒莫省督一周年的纪念演说：

差不多两年前，愚蠢骄傲的库恰曾在这里侮辱过我们敬爱的元首。今天，我在这里代表所有蒙昧无知的西西里人向尊敬的元首和伟大的罗马政府忏悔，库恰则在地中海的一个孤岛上上了此残生。希望他死后，灵魂还能进入天堂。这场对黑手党的战争并不只是一场警察运动，必须唤起全体西西里人们的觉悟和行动。

莫里的行动以强大的优势宣告着辉煌的胜利。然而，莫里同样清楚地知道，几十年来，黑手党集团的势力早已根深蒂固地种植在西西里的土壤里，像一棵根脉发达伸展的粗壮有力的大树，已经有足够的强壮抵御外界的狂风暴雨。任何一点沾沾自喜和漫不经心都会使已经获得的成功和将要取得的胜利化为泡影。莫里将军知道，此后的战斗将会越来越残酷。

1926年12月中旬的一个深夜。

“叮，铃铃……”

一阵急促的电话铃声骤然响起，黑夜寂静的帷幕被划破了。莫里将军队床上一跃而起，像一只敏捷的伺机出动的猛兽。一阵紧张、激奋涌来，莫里以军人的直觉和猎人的警醒清晰地感到又有一次意义重大的战斗即将开始。

电话是两名军事别动队司令打来的。他们报告说：西西里最后一个黑手党匪帮集团，在军队的围剿中，已经被迫退到了西西里中部的一个重镇——甘集。

甘集？

莫里锐利的目光在地图上搜寻着。

“立刻带一千名士兵，携大炮，以最快的速度赶往甘集。”莫里以刻不容缓的口气下达了命令。

“限令西西里所有的黑手党党徒在六小时内走出藏身之地。”六小时，这是从西西里最边远的地方以最快的速度赶到甘集所需的时间。

莫里以他将军的决断与智慧又开始指挥一场新的战斗。

差十分钟整六个小时，莫里赶到了甘集。

远远近近的居民都被通知，聚集在一个十分开阔的场地上。没有喧闹，没有谈笑。一种沉重的压迫人的气息笼罩在甘集的上空。仿佛连那些襁褓中

的婴儿也感觉到了一种恐怖而收回了自己的呱呱啼哭。

莫里气定神闲地走下车。他全身武装，像过去许多年里走上残酷、危险的战场。

“上帝的孩子们，几分钟后就会有精彩的演出了。”一丝掩饰不住的得意从莫里翘着的黑胡子上抖落出来。

人们都在静静地等待。

莫里环顾四周，一种强烈的坚忍从他的眼里流露出来。

“我不要巷战，让黑手党的脏血玷污我的士兵的手足是可耻的，我要让他们全部变成炮灰。”莫里低沉、坚决的声音像闷雷一样滚动在甘集阴霾的上空，也把沉甸甸的惊惧种在人们心里。依旧是死一样的寂静，那些被召集来看黑手党失败场面的人们并没有因为他们将要目睹到的一切而流露出一点欣慰。

六个小时刚到。五匹高头大马各载着一位气度不凡的黑手党党魁出现了。在他们身后，是500名腰插手枪、肩扛鲁帕拉的黑手党党徒。所有的黑手党党徒都用一种木然的却又带着强烈的誓死的眼光望着前方。

空气骤然紧张，像初秋的水突然遇到冬天的严寒。

五位黑手党头目各管各地骑马前行着。他们像一个个互不相干的国王，彼此互不理睬。只是他们的面孔上显出几乎相同的神情，那是满布的鲜明的淡漠和一点黑手党由来已久的倨傲。他们的神情把令人震颤的现实忽然拉得很远。没有了冷酷，没有了蔑视。偌大的挤满人群的场地仿佛忽然间就只剩下他们带来的一片更沉重的苍白的寂静。

所有的一切突然从画面中消失，甘集土地上这块挤满人的阔大的场地上，好像只留下五位意态淡漠的黑手党党魁和杀气浓重的莫里将军对峙而立。

好像所有的人都突然停止了呼吸。

莫里将军冷冷地看着。

走在最前面的是唐·夏洛，他来自西西里西部的皮萨基诺镇。泛着铁灰色的脸和他铁灰色的坐骑映衬，呈现出一种不容侵犯的威严。只有那或疏或密分布在脸孔上的紫色的斑点让人感到一点点威严之外的柔和。

唐·夏洛冷冷地看着相隔五十步远的莫里将军，他的眼睛里没有任何内容。

四十多年前，当唐·夏洛还是一个在众人眼里顽皮、无知的孩子时，他就早已经在自己的心里精心理藏、培植着仇恨的种子。他咬着牙，默默地等待了15年。26岁那年的夏天，一切条件都成熟了。唐·夏洛已经长成一个身强体壮的青年，也完全掌握了杀父仇人的一切生活习惯。在一个下午，当他的杀父仇人一个人走过街道，从一棵大树下经过时，唐·夏洛从树上跳了下来。那个一向狂妄、嚣张、目空一切的黑手党头目被一下从马上掀翻下来。唐·夏洛发泄了一切仇恨。在镇中心，他用自己充满仇恨的手割下了仇人的鼻子、嘴、耳朵和生殖器。然后，唐·夏洛双手拎着这个已经失去形状的血淋淋的尸体，策马来到了死者家门前。

对这个毫无怜悯的血腥的场面，几十年后当地的人们依旧记忆犹新。从那以后，镇上的人们开始对唐·夏洛敬而远之。而唐·夏洛则由于这一事件逐渐成为皮萨基诺镇上首屈一指的人物。他代替了被自己杀死的黑手党头目的地位。唐·夏洛开始成为“受人尊敬的人”，这无疑是依靠他那令人心惊

的残酷得来的。

在唐。夏洛后面的依次是皮亚尼镇的唐·厄扎苔，卡尔塔尼塞镇的唐·底托，维拉穆拉镇的唐·马库奇以及帕蒂尼科镇的唐·昆塔那。

他们其中的任何一个都曾经有过杀人、劫掠的记录，而这对于他们自己而言，是荣誉、是骄傲，是强大力量的证明。

没有一个人说话。

莫里将军轻轻地挥一下手，几十名警官立刻走了过去。看上去，他们的目的似乎是要隔开黑手党头目们以保证他们的莫里将军的安全。

“把他们拉下来，跪在我的脚下向上帝祈求平安。”莫里忽然一声令下，几十名警官以粹然而起的迅疾扑向五名黑手党头目。

快速，勇猛，任何其它的意识都没有来得及从人们脑海里闪过。

五名黑手党头目在眨眼之间被扯下了他们的坐骑。

所有围观的人都惊呆了。他们以一种极为迅速的默契一起低下头来。没有人敢表现出一下点的得意、高兴来正视这些被踩于脚下的罪该万死的黑手党头目们的狼狈。他们心里很清楚，也许在某一个地方正有一双仇视的眼睛在捕捉任何一点幸灾乐祸的表情，而黑手党们的誓不罢休的复仇是没有人不害怕的。

500名装备整齐的黑手党党徒一时愣在那里，眼前发生的一切对于他们来说简直是根本不可能的。

“我以上帝的名义就地处决他们。”莫里将军没有给人们任何思索的余地。

只是转眼的工夫，一切都结束了，只剩下几十声枪声响过后在空气里慢慢扩散开的火药的气味使人们明白一场血腥的战斗、搏杀已经闭幕了。

500名黑手党党徒在莫里将军的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的打击下没有来得及采取任何行动。他们所有的信心、勇敢在主子们脑浆飞溅的时刻一同被打碎了。

莫里将军下令将所有黑手党党徒戴上手铐带往一百华里外的波旁镇监牢去，而且必须是徒步而行。

莫里知道打垮黑手党、使其气焰完全熄灭的最有效、最直接的打击是什么。

“我决不能让他们再套上什么勇敢、富于牺牲精神之类的光环。我要战胜他们，让他们受到法律的制裁，还要让西西里人亲身感到他们其实不堪一击。”后来，莫里将军这样对询问的人说道。

不可否认，莫里将军是极其正确的。

当几百名黑手党党徒在人们的或震惊、或兴奋、或淡漠的目光中结束100华里路程到达波旁镇监狱后，他们已经完全垂头丧气了。在他们心目中，那以生命誓死维护的不可侵犯的尊严的堡垒已经彻底崩塌了。

“甘集之战”的辉煌成果为莫里将军镇压黑手党集团又抹上了一层异彩，也使黑手党又向最后的末路踏出了决定性的一步。然而，真正标志着盘踞于西西里岛一百多年的黑手党社会的土崩瓦解的却是名扬四海的唐·维托·卡希奥，费尔罗的落网。

唐·维托的落网

在关于审判黑手党的犯罪的众多材料中，有这样一段记录：

一个叫帕萨拉克瓦的黑手党头目对法官说：“法官先生，当您老了的时候，我已经不在这个世界上了，但是您一想起我们今天的会晤，您就会懂得，帕萨拉克瓦非常认真地遵守了大自然的规律，并且正直而自觉地履行了自己的职责。我是一个高尚的人。”

这无疑是一段非常滑稽的黑手党头目的自白，然而对于他们来说这又是发自肺腑的真切的自我认识。

如果从帕萨拉克瓦所持的道德观念的角度来看，我们不能不承认，这个即将被我们记载的而在莫里看来是罪不可赦的唐·维托的确应该算是一个“高尚的人”了。

“唐·维托·卡希奥·费尔罗是黑手党空前未有的领袖。”有人这样评价说。

就实际情况而言，这种评价毫不夸张。唐·维托从19世纪末就开始统治黑手党，这种权势一直维持到20世纪20年代莫里将军的到来。

唐·维托交友广泛，从最上层的达官显贵、政府要员到下层的普通百姓，他的朋友广布西西里、意大利乃至意大利之外的许多国家。这种影响使唐·维托的势力像一张向四面八方张开的大网，随时都有来自各方的信息。

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唐·维托以其超越常人的远见卓识组织大批黑手党党徒乘虚而入，迁人美国，开始在美国这个新世界开辟自己的王国。唐·维托本人虽然在几年后就返回了西西里，但是他一手培植的这批新势力却在美国这片正开发的土地上蓬勃成长起来，最终成为一支强大的影响整个欧洲社会的犯罪集团。可以说，唐·维托是使黑手党加入美国乃至整个欧洲犯罪界的最早、最著名的组织者。

唐·维托的确称得上是“名扬四海的唐·维托”了。

在关于唐·维托的一段记载中这样写着：识字极少，身高，体瘦，衣着讲究而典雅。长长的白髯使他俨若道貌岸然的圣人、上个世纪新英格兰的传教士或尊敬的法官。态度温文尔雅，举止谦恭而庄重，生性慷慨。

这个记载使唐·维托的形象显得高贵而美好。但是我们必须承认它是真实的。

唐·维托·卡希奥·费尔罗生于巴勒莫市附近一个叫萨奎诺的小镇，他的父亲是百分之百的农民，并且目不识丁。他们凭借自己勤劳的双手过着艰辛的日子。

如果说造物主在创造的开始就对某一些人抱着特别的宠爱，那么，毫无疑问，唐·维托就是其中的一个。

唐·维托很早就崭露头角。这倒并不是凭借什么暴力，而完全是由于他先天的条件而得的。在唐·维托身上似乎有一种与生俱来的威严气概，这气概使他显得庄重、高大，像一个完美的圣人，使人们在见到他的第一次就产生出一种不可抗拒的依附感、信赖感，各种人都不由自主地服从他。在西西里人怀着恐惧与敬畏的心理服从黑手人，在黑手党人持着古老、传统的古代的道德观念固守在西西里大大小小的村庄的时候，唐·维托走了出来。他使黑手党田园诗般的古风适应了二十世纪现代化城市的复杂生活，把西西里黑手党集团的势力一步步扩大，更深入地渗透到城市生活的文明中。

当人们几乎把暗杀、绑架、掠夺等等惨无人道的恐怖行为做为黑手党集

团的代名词时，在另一方面却不得不承认，唐·维托所有被人们崇敬、赞颂的美德却是用一种完全和平的方式获得的。

在黑手党集团一次又一次争权夺利的帮派斗争中，唐·维托的出现可以使充满火药味的剑拔弩张的气氛缓和下来，并且能够用最公平的方法做出令人心服口服的裁决；在许多为家族荣誉而战的血腥浓烈的复仇活动中，唐·维托总是适时来到，以平心静气的却是不容置疑的坚决化解人们几年、几十年积累的仇恨之火；也是他曾经走进最普通的村民的庭院里，以慈善的长者的身份为他们平息家庭里出现的大大小小的纠纷。在这种种的场合里，唐·维托完全是一个倍受尊敬的公正的法官，德高望重的族长，一个和平秩序的兢兢业业的维护者，而大名鼎鼎的、令人震颤的黑手党头目的名号则被静静地置于一边。

唐·维托在他的影响所能达到的最大范围内竭尽全力地维持着一种友好相处的和平秩序。在他的管理下，乞丐们也被编入了一定的组织，从此不再受当地小流氓们的欺负和敲诈。这在人类历史上大约是前所未有的。当然，乞丐们为此付出的代价是：每个月按百分比向黑手党保护者交纳一定的收入。

如果说唐·维托在他的一生中也曾出现过小小的失误，那么也只有屈指可数的两次。

1923年，在墨索里尼第一次到达巴勒莫做长达六小时的讲话的会议上，唐·维托也是参加者之一。当时，唐·维托以极大的耐性忍受完了那么讨厌的政府总理的喋喋不休的讲话并且严厉制止了其他黑手党头目要拂袖而去的举动。但是，在看到墨索尼里丢失了他的高筒圆顶礼帽时，唐·维托也和其他人一样情不自禁发出了开心的笑声。虽然他知道，只要自己一个小小的手势，用不了几分钟，墨索尼尼那顶滑稽的高筒圆顶礼帽就会被送回。但唐·维托并不想为这个自己厌恶的总理效劳，他在心里很赞成对人人讨厌的元首来的这个小小的恶作剧。

可是，唐·维托一定想不到，他的大名和他举手一挥的能耐墨索尼尼是已经深有了了解的。而他毫无同情的淡漠表示已经在元首的心里引起了极大的不满。

第二个小故事同样充满了喜剧色彩。

声名显赫的兰扎亲王携同他最宠爱的英国女朋友来西西里欣赏怡人的风光。他们周游西西里各地，正心情舒畅地享受着西西里的美丽风景时，不幸的事发生了，兰扎亲王的女友的一件极其名贵的大衣被盗了。这位女士大为生气，满腔不满向亲王倾泻而出。兰扎亲王抵御不了这个女人像潮水一样涌来的责备，同时也为一个亲王竟然被盗而大失面子的愤怒所淹没。这个时候，他想起了唐·维托，他认为只要唐·维托尽力，没有办不到的事情。

兰扎亲王找到了唐·维托。两个小时后，当天丢失的所有的名贵大衣都被送到了兰扎亲王的跟前，但是并没有找到那件他们需要的。唐·维托最后的答复是：大衣一定是被岛上外来的某个流浪汉顺手牵羊地拿走了。

一个男人在自己宠爱的女人面前丢失面子是很尴尬的事情，尤其是一位亲王。兰扎亲王带着满腔懊丧与怒气离开了西西里，他并没有真正相信唐·维托的答复。这种深信不疑的想法也同样为唐·维托带来了不幸。

这两件微不足道的小事并没有给唐·维托带来任何不安。

唐·维托始终过着舒适而受人尊敬的日子，一直到莫里踏上西西里的土

地。

1925年9月，当莫里踏上西西里的土地，唐·维托和所有的黑手党党徒一样，并没有意识到自己将要面临的极度的危险。他依旧安静、悠闲地做着自认为应当做的一切。可是莫里的一系列雷霆万钧式的毫不留情的行动使唐·维托惊惧了，他开始感到一种潜在的巨大的威胁在向自己逐渐逼近。库恰的被流放、成千名黑手党党徒的被关押使唐·维托知道自己必须退避了。但是，唐·维托忘了，他的对手是莫里，有“魔鬼将军”之称的莫里。

唐·维托在一切秘密进行的情况下，来到了东西西里的卡塔亚港。他打算从这里转遭到希腊，进行名为旅游观光的避难。

一艘豪华游轮早已等候在卡塔尼亚港港口，唐·维托走进游轮，深深地呼出一口气，多日以来压在心头的重负终于卸去了。

“好吧，再见了西西里！”唐·维托用低级的带着点无可奈何的口气说道。

可是，一切好像才刚刚开始。

“等一等，尊敬的唐·维托先生！”几个早已恭候多时的人走了过来。

唐·维托静静地看着他们，他知道一切都要重新开始了。

“现在不是旅游的好季节，还是请您回到家乡去欣赏那些迷人的花草吧！”一个带着嘲弄的声音说道。

唐·维托镇静地看着一切发生。他很清楚，在这个时候一切反抗都是徒劳的，毫无意义的。早在几个月前，莫里就派出了最得力的手下密切监视了唐·维托的一切行动。而他的手下也没有辜负他的期望，他们以最大的忍耐、细致掌握了唐·维托的所有行动。当唐·维托刚刚有取道东西西里的卡塔尼亚港的打算时，他们就立刻向莫里报告了这一情况。莫里很高兴，他知道唐·维托的落网对于自己打击黑手党集团将意味着什么。

“也许我犯了许多许多的罪行，可是你们拿不出任何证据证明，你们唯一能够证明的就是我没有罪。”这是唐·维托在一次又一次的审问中做出的唯一的回答。

唐·维托并没有感到害怕，他相信这一切很快就会过去，而他依旧还是过去的唐·维托。他并没有留下什么证据可以使莫里将军对自己进行判决。

在唐·维托的一生里，只有过一次血腥的行动，而那次的罪行早已由于证据不足而不了了之了。

那是1909年2月，唐·维托正坐在巴勒莫一位市议员的家里晚餐，手下有人来报告：纽约警察署意大利人小分队队长彼德罗西诺来到了西西里。彼德罗西诺肩负的任务是调查西西里的黑手党，了解它们与美国黑手党集团之间的联系，掌握它们的罪恶的行动，以便更好、更有力地肃清这一恐怖集团。

唐·维托默然地听着手下人的报告，然后走了出去。在漂亮的马里纳广场大街上的法院门前，唐·维托镇静地举起他那把大口径手枪，在所有人的目光中，彼德罗西诺倒在了血泊中。这个时候距离彼德罗西诺踏上巴勒莫的领地的时间只有五个小时。他所进行的一切调查到此停止了，而唐·维托则回去继续进行他未完的晚餐。

在唐·维托的意识里，从来没有为这次持枪杀人的行为感到过一丝不安。在他看来，他所做的这一切都是必须的，是为了维护整个黑手党集团的荣誉而进行的战斗，是光荣的引以自豪的举动。

法院没有任何证据对唐·维托进行判决，因为他有不在场的最好证人。那位巴勒莫的地方议员严正而诚实地向法庭声明：彼德罗西诺被杀时，唐·维托一直没有离开过他的家，那一刻他们正在共同欣赏一幅感人心魄的圣母的画像。

唐·维托带着他丝毫未损的高雅风度走出了法院大门。而他的形象也因这一大庭广众下毫不畏惧的枪杀行为显得更加无畏，更加高大。

然而，在莫里将军的管制下，一切被黑手党分子颂扬倍至的民主都取消了。尽管没有任何证据，唐·维托依旧被毫不客气地投进了监狱。

所有的人都屏息静气地看着这一幕的发展。

唐·维托依然心平气和地呆在监狱里，他相信自己的忠心耿耿的手下们一定会想尽一切办法来营救自己的，而眼前的处境只是一个小小的挫折而已。

监狱里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找唐·维托解决自己的难题。在这座关押着形形色色罪犯的监狱里，唐·维托依旧醒目出众，他卓然独立的领袖风范使最坏的人也不由自主地产生了几分敬仰。唐·维托替犯人们解决因各种争执而引起的打架斗殴，同时利用自己在外边的势力帮助那些穷困的犯人家属，为他们送去钱财、衣物度过最困难的日子。另一方面，唐·维托也依旧利用自己往日的影响间接地平息那些复仇行动。像往昔所有倍受尊敬的日子一样，唐·维托继续着他的安排一切、领导一切的圣人、君玉的风范。整个监狱里出现一种前所未有的良好秩序，人们一收往日桀骜不驯的心，相安无事地过着牢狱生活。

唐·维托仿佛永远都是“受人尊敬”的唐·维托，无论他在哪里。

莫里并不感激唐·维托给监狱里带来的良好的秩序。当他听到手下关于唐·维托种种深入人心的事情的报告时，莫里将军大为愤怒。

“好吧，把他单独关起来，不准与任何人接触，看他的至尊无上的‘国王’风度还怎么表现。”

日子一天一天过去了。唐·维托与外界失去了一切联系。除了监狱的看守外，他见不到任何一个人。一种可怕的寂寞吞噬着这位黑手党头目的心。莫里将军始终没有出现，他仿佛早已忘了在监狱里还关着一个“名扬四海”的唐·维托。

唐·维托一次又一次要见莫里的强烈要求被置之不理。没有一个人再来听他说话，听他谈自己的想法，请他帮助解决困难。一位领袖式的人物在失去一切听众、追随者之后的痛苦是难以想象的，唐·维托一天天消瘦下去，而期待中的黑手党党徒们的营救也越来越渺茫了。

失去了一切，唐·维托感到的只有愈来愈多的可怕的寂静和他一天天紧缩的心。

唐·维托怎么也不会想到，在他被关进监狱的日子里，他的那些忠心耿耿的党徒们已经遭到了怎样的毁灭性的打击。已经没有人能够在莫里的铁腕下一逞往日威风了，而少数一些黑手党分子们早已失去一切信心和胆量来搭救他们的首领了。在他们闻风外逃的日子里，自顾尚且不及。

强烈的孤独感把唐·维托抛进了彻底绝望的深渊。他的至亲好友们也不再给他写信，他们已经非常明确地表示要和唐·维托断绝一切联系。唐·维托仅存的一点安慰也终于失去了。

“没有人再需要你了，没有人再需要你了！”只有一个声音在不停地对他喊着，不论是白天还是黑夜。

唐·维托彻底崩溃了。

半年后，唐·维托在监狱牢房里抑郁而死。这个曾经闻名海外的黑手党集团的大人物终于以悲剧的方式结束了自己的一生。在此后的许多日子里，西西里岛上依旧流传着关于他的许许多多神奇的、受人尊敬的事迹。我们可以说，唐·维托并没有因为他是黑手党集团举足轻重的人物而掩去他所特有的“圣人”的独特风采。

在唐·维托死后的第二天，莫里将军来到了监狱。

莫里掀起了盖在唐·维托尸体上的白布，仔细地看了看。

“的确是一张令人尊敬的不同凡响的面孔。”莫里感叹道。

死后的唐·维托呈现出旧有的儒雅，尽管消瘦了许多，但他平静而忧郁的面孔上依然流露出一种高高在上的不可企及的庄严。

“哼，真是可惜！”莫里不知是惋惜还是嘲弄。

在牢房的一面墙上，唐·维托留下了这样的字迹：监狱、疾病和贫困见真心。字迹显得笨拙而生疏。

莫里冷冷地笑道：“真是至理名言！可惜已经有多少人重复过了。一样的蠢货。”

死后的唐·维托永远不可能知道，他收到的那些表示要划清界线的信都是亲属们在莫里的威逼下写的。

在这里，我们不能不警醒的是，无论唐·维托这个真实的人看上去有多么美好，他所做的许多平息凶杀的举动有多高尚，我们依旧不能忽视，而且必须了解，也正是由于他一手控制了许多工业部门的原料供给，使西西里无数人们的生活受到严重影响；同时也由于他规定各行业的祖税而给许多人造成了命运的不幸。唐·维托的危害在无形中已经为西西里带来了更坏的命运。尽管有很多事件只是间接发生的。

现在，唐·维托死了。

唐·维托的死宣告了黑手党集团的最终的崩溃。

莫里将军终于完成了他的神圣的使命，美丽的西西里岛上绑架、暗杀、抢劫越来越少，然而，那些因为黑手党集团掌握的工厂、船行等被摧毁而失去工作的人却越来越多。西西里岛贫穷的人们并没有因为黑手党集团的被摧毁而获得更稳定、更平和的生活，尤其是那些落后的农村依旧在从1700年以来就经历的不幸境遇中苟延残喘。

历史发展的许多规律都惊人地相似。

任何一种强大的力量，无论它是正义的或非正义的，只要能够绵延不息地将自己的势力一步步渗透到一个省区、一个国家，那么在它的背后必然有以政治、经济为砥柱的强有力的支持与援助。

莫里将军坚决、有力的行动的确给黑手党集团造成了致命的打击。他以刻不容缓的迅猛、冷酷摧毁了黑手党集团精心营造的一个又一个壁垒，毫不留情地流放市长、逮捕市议员，严厉打击黑手党集团管理下的工厂、船行。

莫里将军可以依靠武力建立起一个秩序良好的西西里。然而，莫里却没有力量去影响国家实施的各种政治、经济政策，给西西里人民带来真正和平、美好的生活。他对于黑手党的一切行动只能在此画上句号。因为不幸的是，他的国家依旧如同任何一个当权者执政时期一样，在政治、经济方面严重依

赖着一群“戴黄手套的人”。

戴黄手套的人

“戴黄手套的人”，他们究竟是怎样的一些人物？

统一后的西西里，存在着一种严重而典型的对于地产的竞争。其中，获得了当时可以自由买卖的封建财产的是自由职业者、资本家、财产所有者，还有转租土地者中间的佼佼者。这些人促成了弗洛里奥家族和鲁巴谛诺家族的贸易—金融—工业集团的诞生，他们购买了自由国家从天主教会那里没收的大约 20 万公顷的土地，这些土地是在 1806 年到 1809 年期间转让给个人的，而且其中有 93% 的份额付给已经有了土地的人。这些人在 19 世纪末把不在他们手中的 20 万到 60 万公顷的土地带给了贵族，他们通过 1893 年的一个有利于取得市镇土地的人，因而也是有利于他们自己的合法方法，终止了由封建主发起的抢夺城市权益收入和市镇土地的种种行为，仅仅在 1870 年至 1874 年期间就使西西里银行提供了 300 万里拉的贷款，而在左派执政后，这个数字又有所增加。

显而易见，这是一个极其庞大而有权势的阶级。

黑手党正是同这样一个阶级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他们的紧密不仅仅在于由于经济、政治的需要而建立的联系，更重要的是他们彼此往往有直接的血统关系。因为，不止“一个黑手党是他们的子女、神父、医生和律师，这样就使他们完全进入了他们的有影响人物的行列”。而另一方面，黑手党集团在其不断发展的过程中，是从来就迫切需要这样一个保护人的，犹如大象需要长鼻子一样。黑手党分子们需要“一个平民保护人”——一个熟悉税务和公证事务的人；一个善于策划刑事诉讼，能够在警察、法官那里说情的人。这样，这些人就理所当然地成了黑手党的保护人，即所谓的“戴黄手套的人”。

一位资产阶级男爵是非黑手党人士，黑手党分子委托他与市民阶层、与国家发生联系。于是，不止一个资产阶级男爵向黑手党分子提供情报并指导他们的报复和犯罪活动。在 1910 年议会对西西里进行的无数次总是被缩小的调查中，大量事实总在证明“领导阶级的某个野心家是一个十足的黑手党头目”。而莫里将军直截了当地称这些人为“戴黄手套的黑手党”。

另一方面，人们又不得不承认，这些居于统治地位阶级的“戴黄手套的人”对于整个意大利的经济发展、政治变革是起着极为重要作用的，对于他们是不可能用某一种强力来根除的。

事实上，也正是这些西西里的统治阶级的“利己主义”认真地扶植了黑手党集团的发展。这种“利己主义”首先以给黑手党分子“免罪”的方式表现出来，因为如果黑手党分子自上而下地被关进牢房，不仅会严重破坏转租土地的制度，同时也会影响到保护人们有利可图的职业。因此，在一定意义上说，“戴黄手套的人”一方面给黑手党分子们的各种犯罪行为加上厚厚的保护膜，另一方面也依靠黑手党分子的支持扩大着自己的权势。正如弗朗凯索和索尼诺曾经指出的，“贵族和男爵假如想利用暴徒为自己的目的服务，他们也必须允许这些人谋取自己的特殊的和独立的利益。”这两者是紧密不可分离的。因此，黑手党分子们也就常常从应受的惩罚中逃脱出来。

在莫里将军全力以赴镇压西西里黑手党集团的同时，墨索里尼在一定程度上切断了黑手党和“戴黄手套的人”的联系。在墨索里尼的授意下，黑手党被看作仅仅是犯罪分子而不是别的，而“戴黄手套的人”在法西斯党中是会得到一定的政治机遇的。

虽然从一定程度而言，墨索里尼限制了“戴黄手套的人”借助黑手党集

团进一步扩大自己的势力的机会与可能性，但也相对地表现出了墨索里尼对这些“戴黄手套的人”的需要。

另外，墨索里尼并没有真正严令彻底取缔黑手党。那么，“戴黄手套的人”与黑手党人之间彼此扶持、互相壮大的局面也就必然不会真正消失。

在这样一种错综复杂的局面中，只有莫里将军以最理智的认识、分析，在自己的权力范围内尽最大可能剪除着“戴黄手套的人”的影响。

莫里将军很清楚地知道，要想真正彻底地捣毁黑手党集团，首先必须置“戴黄手套的人”于死地。在莫里看来，这些所谓的“戴黄手套的人”其实质就是“戴黄手套的黑手党”。

1926年，在莫里踏上西西里岛后不久，他就开始了自己严密的调查。莫里故意在不作任何刑事诉讼的情况下，向墨索里尼指出，迪乔治将军的弟弟是一个“戴黄手套的黑手党”。莫里的暗示如石沉大海，没有一点回响。迪乔治将军曾经是墨索里尼第一届政府国防部长，当时正在巴勒莫统帅第三军。

墨索里尼的沉默对于莫里将军来说意味着不祥。然而，莫里将军并不是一个容易退却的人，他骨子里那种天生的军人的坚毅、倔强使他继续着自己的调查。

接下来的日子，莫里将军又向墨索里尼递上了一份份详尽的调查报告。其中最为重要的一份是关于阿尔弗雷多·库科议员的。

阿尔弗雷多·库科是墨索里尼在初建法西斯党时发展起来的最早的法西斯分子之一，他也是当时巴勒莫市法西斯分子的头子。然而，莫里所获得的一切材料都表明，这个法西斯头子与西西里的黑手党集团之间保持着一种异乎寻常的密切关系。

在莫里登上西西里岛并开始采取一系列行动时，他就感到有一股强大的“暗流”在向自己不断逼近，而这股“暗流”正是以阿尔弗雷多·库科议员为中心形成的。它直接指向了战斗中的莫里。事实似乎是：阿尔弗雷多·库科受到了许多来自美国的（一些想避开莫里的黑手党分子以非法手段逃亡到那里）要莫里立即滚出西西里并且停止一切对黑手党“迫害”的压力和要求。

阿尔弗雷多·库科为了黑手党集团，更多的是为了保持自己的利益，用尽一切手段向莫里将军制造各种压力。实际上，他确实充当了一个具有保护性的“戴黄手套的人”。

另一件调查是由宪兵队提出的指责：因为阿尔弗雷多·库科曾经不止一次利用自己当时作为眼科医生的职权使许多人免服兵役，而这些人绝大多数都是黑手党分子。

但是，事实并没有打动墨索里尼。尽管他的心里真实地痛恨着可恶的黑手党分子们，但他更关心自己拥有的一切权势，他离不开那些重要的“戴黄手套的人”。这种态度势必使黑手党的存在继续下去。

的确，墨索里尼这种带着一定宽容的打击态度，使许多重要的黑手党分子由于在“戴黄手套的人”的保护下一次又一次因“证据不足而免于起诉”对于真科·鲁索的审判就是这种现象的典型事例之一。

真科·鲁索，法西斯主义时期一个非常年轻的黑手党分子。当时，警方把他永久地定为一个“具有定型的反叛和专横特性”的人。1928年4月27日，巴勒莫上诉法院的起诉庭对真科·鲁索的五起谋杀案免于起诉；1929年

12月21日，同一法庭对他的四起谋杀案免于起诉；1930年1月18日，还是那个法庭对他的两起谋杀案和三起企图谋杀案免于起诉；1931年10月，卡尔塔尼塞塔重罪法庭对于他被指控参加一个犯罪集团的案件免于起诉；1932年11月23日，卡尔塔尼塞塔重罪法庭对于他的三起谋杀案免于起诉。这些免罪都是由于证据不足而作出的。而实际原因是，真科·鲁索在黑手党集团中逐渐成为一个拥有一定权势的重要头目，在他的背后是一些他需要同时也需要他的“戴黄手套的人”。

法律在这里好像已经失去了一切存在的意义。

莫里对于黑手党集团的打击只能到此为止了。

1928年，莫里将军被墨索里尼任命为王国参议员。然而，与此同时，墨索里尼把行政长官的任职年龄降到了55岁。1929年6月，在莫里和阿尔弗雷多·库科的争吵达到顶峰的时候，墨索里尼让55岁的莫里退役了。而阿尔弗雷多·库科则立即恢复了一切名誉，并荣升为法西斯党的全国副书记。莫里将军一直留在参议院。他死后，他的政策也立刻宣告结束，对黑手党的直接压力也随之减弱了。

墨索里尼命令下的镇压黑手党行动到此结束了。虽然，就其真实情况而言，这种打击并没有真正根除黑手党集团，但却在极大程度上有效地阻止了黑手党罪恶势力的进一步扩大。黑手党集团在莫里将军的镇压中遭到了致命的打击，终于在若干年内不能无法无天地实施罪恶活动了。

然而，一切并不能如人们所希望的那样发展，只要在意大利继续存在无数身居上位的“戴黄手套的人”，就必然有黑手党重新振兴的一天。

第四章枪声再起——中兴黑手党

回到莫里将军统治西西里的时代，我们必须承认，在整个意大利，无论有多少“戴黄手套的黑手党”依旧安稳、如意、舒适地享受着生活，西西里岛，这块孕育黑手党的土地，毕竟从血雨腥风的恐怖中向和平、安定迈进了一步。

在法西斯统治意大利的若干年内，西西里的黑手党集团由于受到莫里将军的严厉打击而完全失去了其强大茂盛的生命力。

17年的沉寂，使西西里黑手党集团的绑架，凶杀、抢劫在人们的记忆里成为逐渐淡去的过去。

然而，一棵根脉发达、饱受风雨的大树是不可能在一次意外的挫折中彻底毁灭的。西西里，这块丰饶、美丽的土地早已渗透了黑手党罪恶的血液，一旦时机成熟，它们就会即刻流动，恢复往日的生气，向四面八方延续。

这里，有一个人是必须要写到的，因为正是他在长久的等待中使黑手党凝固的血液又一次在西西里畅流无阻。

这个人就是唐·卡洛杰罗·维齐尼。

“有一个人自认为是社会的恩人，是西西里的伟大的爱国者，是优秀的天主教徒。”

这是一位历史学家的笔录。显然，这个自认为是社会的恩人、是西西里的伟大的爱国者、是优秀的天主教徒的人就是我们所要介绍的卡洛杰罗·维齐尼。

1877年，卡洛杰罗·维齐尼出生在维拉巴。这是西西里首府巴勒莫南面四十英里的一个毫不起眼的小村。唐·卡洛杰罗·维齐尼的父母是地地道道的农民，他们过着勤劳而贫苦的生活，毫无怨言。他们是忠实的天主教徒，几十年如一日，虔诚地在心里敬奉着上帝。

唐·维齐尼在出生后被取名为“维齐尼索菲”，他的父母希望他长大成人后能够成为一名教士。

有着浓厚的宗教意味名字的小维齐尼在父母的期望里安安静静地成长。他长得很瘦弱，看上去文静而懂事。每年复活节时，他总是在学校组织的宗教剧中扮演基督。所有见到小维齐尼的大人都说：“这孩子长大一定是一个了不起的人物！”

可是，事与愿违。正是这个常常扮演基督的孩子开始表现出一些极为恶劣的品质。他开始干一些令所有人厌恶的事情。一次又一次偷偷杀死村里人家的鸡、狗，在村外小路上，他拦住年龄小的孩子们敲诈勒索。在渐渐长大的几年里，走私、贩卖成了他生活的主题。人们再也无法把他和从前那个可爱的小维齐尼联系起来。在他的天性里，仿佛带着一些与生俱来的十分卑劣的品质，总是对一切具有破坏性的、报复性的甚至是充满危险性的事情感兴趣。维齐尼开始成为众人讨厌的对象。

他18岁的那一年，发生了一件极其不光彩的事：维齐尼诱奸了村里的一位姑娘，在事发后，又拒绝娶那位姑娘为妻。对一个小小的村庄而言，这无疑是一件令人震惊的不可饶恕的行为。女方的父亲愤怒至极，发誓一定要杀死维齐尼以挽回家庭的尊严。

维齐尼逃进了山里。在山里，他四处游荡，和许多行为不端的人开始来往，维齐尼恶劣的天性得到了充分的发扬。在一个偶然的时机，他结识了一些黑手党分子，从此成为黑手党里一个小有权势的人物。

五年后，维齐尼回到了村里，他早已不再是当年那个名声败坏的人人诅咒的坏小子。他在一切事上都表现出一种守信用、讲义气且豪爽大方的受人欢迎的品性。

维齐尼回到村里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带上大量的钱财亲自去向那位不幸的姑娘赔罪。在意外获得的大量钱财面前，女方的父母动摇了，看着维齐尼身后几个腰插手枪气势慑人的黑手党党徒，他们终于妥协了，过去的一切仇恨的誓言都化为乌有。

维齐尼因为这一事情被人们另眼看待。人们忘记了他的那些恶劣的品行。

“豪爽大方、勇于承担责任”，人们这样评价道，从前的种种偷鸡摸狗的劣迹在人们的记忆里逐渐淡去。维齐尼开始被称为“值得尊敬的人”。

唐·卡洛杰罗·维齐尼以他特有的机警、狡猾、冷酷开始一步步扩大自己的势力。他已经为自己创造了良好的声誉，剩下的就是依靠这声誉来铺垫一条辉煌之路了。

唐·维齐尼开始施展一切手段，他积极努力要把自己的权力渗透在任何一个他所能涉及的范围内。

唐·维齐尼的专制地位在他所接触的任何场所都表现了出来，即使在自己的家庭里也毫不例外。对于自己妻子的收服就是一个极好的例证。在唐·维齐尼的世界里绝不会允许一个人有丝毫的不满表示。

唐·维齐尼的妻子是一个出身罗马贵族的大家闺秀。她容貌姣好，举止端庄，在年轻的时候是无数贵族子弟们追逐的目标。然而，不幸的是唐·维齐尼出现在这个圈子内，那些在前一天还向她表示热烈情意的追求者们忽然如一股股轻烟，转眼间没了踪迹。所有的人都心照不宣，然而又无可奈何。这位昔日被像众星捧月一样簇拥的贵族小姐只好满怀怨愤地选择了其后几年内唯一的不懈的追求者——唐·维齐尼。但是她心中的积怨即使在婚后也没有消除，她自始至终都有着一种强烈的被明匪劫掠的感觉，尤其当她面对自己的相貌平平、看上去毫无男子汉气概的丈夫时，那种厌恶之情愈发强烈。

唐·维齐尼心里很清楚自己妻子的态度，对于妻子的那种冷淡、漠然的表情他已经忍无可忍了。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他默默地思索着，要找出一个最好的、最有效的办法彻底征服自己妻子的心，使这位高贵的女士从此以百依百顺的仰慕之情来对待自己。

1919年，唐·卡洛杰罗·维齐尼在经过几个月精心的策划之后，向意大利国王发出了诚恳倍至的邀请。

国王接受了所谓臣民的善意的邀请。在到达西西里的第一个星期日，国王按原定计划来到巴勒莫教堂望弥撒。主持这次仪式的是大主教诺托。唐·维齐尼的家族可以说与教会有着极为密切的联系。他的一位叔父是个主教，有两个弟弟都是传教士，其中的一个还是享有“阁下”尊称的高级教士。现在，为国王主持弥撒仪式的这位诺托大主教，则是唐·维齐尼的堂兄，他是卡尔麦马圣马利亚修道院可敬的创始人。年轻的时候，庸·维齐尼和这位堂兄常常一起喝酒、打猎，他们感情深厚。毫无疑问，在唐·维齐尼的这次行动中，诺托主教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国王走进教堂，步履从容、高雅，身后是一些仪表凝重的侍从，西西里的高官、显贵们以敬慕的眼光看着他们尊敬的陛下。

国王微笑示意，人流一下向国王簇拥过来。唐·维齐尼早已安排好的夹

杂在人群中的三百名黑手党党徒恰到好处地行动了。他们很自然地 toward 国王靠近。没有几分钟，在国王周围形成了一个由黑手党组成的圈子，它隔开了其他人与国王的接触。

诺托主教快步走向国王，他的怀里抱着一个刚刚出生几个月的婴儿。

“尊敬的陛下，请求您为这个婴儿施洗礼。”诺托恭敬地说着，一边把怀里的婴儿递给了国王。

意大利国王愕然了，他很清楚当天的活动中并没有安排这一洗礼仪式，况且这个婴儿的身世他也一无所知。可是拥挤的人群和众人期待的目光没有给国王一点迟疑的余地，他被迫接过了婴儿。由国王主持洗礼，这将意味着这个幼小的生命将成为伟大的意大利国王的教子。

唐·维齐尼，这个出身农民家庭毫无贵族血统的人的儿子——这个幸运的婴儿，竟然成了意大利国王的教子，这在当时几乎是天方夜谭。在意大利以往的历史上，能够有幸成为国王教子的都是那些居于高位的公爵、将军、陆军大元帅等执政铁腕人物们的儿子，一个平民阶层人家的儿子是不可能有这样的机遇的。教子们在长大后理所当然地成为人人羡慕的皇家骑士，对于一个家庭来说，这是无以伦比的荣誉。尽管国王的教子已有一百多个了，但是这毕竟是一项殊荣，而且建立在高贵的出身上。

唐·维齐尼顺利地实现了自己的目的。他知道对于整个西西里来说他的确是举足轻重的人物，但对于意大利国王而言自己实在是微不足道的。可是，正是他使自己的儿子在别人看来没有任何可能的情况下成为国王的教子，不会再有一个人敢轻视他唐·维齐尼了，包括那位冷漠的妻子。

唐·维齐尼的妻子在看到意大利国王接过自己的儿子并举行洗礼时，早已热泪盈眶。这个骄傲的妇人激动地走近国王，伏在国王的脚下表达自己无法言表的感激。这一刻，她已经完全满足了，她的儿子竟然成了尊贵的国王的教子，“这是多么不可思议，又多么令人激动的事啊！”这个妇人在心里默默地祈祷，感叹着。她对自己的丈夫从此产生了一种不可名状的仰慕之情。

“还有哪一个丈夫能有这样的能耐呢？”这个曾经对自己的丈夫不屑一顾的妇人终于被收服了。

唐·维齐尼的这一行动达到了最好的效果。他不仅巩固了自己在家庭中受人尊敬的绝对权威性的地位，同时也使其他人更清楚地认识到了他的通天的能量。

40岁那年，卡洛杰罗·维齐尼的名字前开始被人们加上“唐”这个称号。当“唐”这个称号被人们心照不宣地赋予某人时，他在黑手党集团中的地位也就显而易见了。

这个时候，唐·卡洛杰罗·维齐尼过早地显出衰老的迹象。他已经失去了十几年前纵马劫掠的强健，敏捷，看上去有些力不从心。唐·维齐尼显得很瘦小，由于多年患风湿病而稍微有点驼背，穿的依然是很多年来那种富裕农民们穿的平绒衣服，头上戴着一顶很朴素的布质帽子。

很多年来，唐·维齐尼一直生活在农村，他仿佛把自己的根永远扎在了古老的乡村土地上，并与之产生了一种不可割舍的感情。每天早晨，天刚刚亮他就开始在田野上散步。每逢这个时候，那些有求于他的人就早早地等候在他必经的小路上。在田野的土埂上，唐·维齐尼耐心地倾听人们的各种情况，对他们的难题做出分析并指明解决的方法。他还常常不厌其烦地为争吵的双方调解，直到矛盾完全化解。这些情景使唐·维齐尼整个罩上了一层善

良、善解人意的好人的光圈。

“聪颖过人，处理事务通情达理，令人心服口服，是个天才的外交家。”人们一致这样评价唐·维齐尼。

很少会有人认为唐·维齐尼是一个凶残、狡猾、老谋深算的人。因为他看上去永远都是一副和蔼可亲、彬彬有礼的样子，仿佛对任何人都不会有一丝恶意。然而，一旦当人们能够鼓起勇气以正视的目光细心观察，就会发现在唐·维齐尼的那双眼睛里掩藏的令人胆颤的严酷，那是比十二月的严寒还要疹人的冷酷。他的一双灰褐色的眼睛阴森、冷漠，偶尔投向某人，那种一闪而过的锋利好像能把人的五脏六腑刺穿。

在唐·维齐尼的周围，人们永远不会看到诸如绑架、凶杀、掠夺等等血肉横飞的场面，而在距离人们几十里、几百里外出现的那些人们难以想象的残酷的血迹横流的场面却正是由唐·维齐尼一手策划的。

在唐·维齐尼扩大地产的过程中，他曾经以暗地里“购买”实际是强占的方式使许多人被迫离开了他们耕耘了几十年的土地。而在一个窄小的农家小院里，唐·维齐尼这种强盗式的“购买”遭到了严正的拒绝。

“敢拒绝唐·维齐尼的要求！”这是唐·维齐尼在听到报告时表示的唯一意见。

几天后，那个拒绝了唐·维齐尼要求的农家在一场“意外”的火灾里消失。而他们的土地也理所当然地收在了唐·维齐尼的名下。

任何敢于和唐·维齐尼作对的人最后都将遭到惨不忍睹的报复。即使是那些手无缚鸡之力的妇孺孤儿。上帝在人类心里种植的怜悯之情仿佛从来都没有在唐·维齐尼的身上表现出来过。

“这就是与唐·维齐尼做对的结果。”在已经倒在血泊里的人们身边，常常会留下这样一张字条。

唐·维齐尼的罪恶之手无处不伸。

1919年秋天，西西里著名的共产党员吉罗拉莫·利考西准备召开一次集会。他以满腔的热情站起来，准备号召人们同黑暗的政府做斗争，同西西里残暴的黑手党集团做斗争。

“请你取消这次集会！”唐·维齐尼派人向吉罗拉莫·利考西告诫道。

吉罗拉莫·利考西没有屈服，尽管他很清楚在他之前已经有许多共产党人由于对唐·维齐尼的警告表示蔑视而倒在了血泊中。

集会于当天下午按时召开，维拉巴广场上冷冷清清，原定参加集会的几千人只有五六十个人按时到达。吉罗拉莫·利考西知道唐·维齐尼已经开始了行动。但是他并没有因此丧失信心。吉罗拉莫走上台，镇定、勇敢地开始向面前寥寥无几的人演讲。

仅仅几分钟，一声巨响，一颗手榴弹在人群中爆炸了，烟雾立刻弥漫开来，有几个人倒在了血泊中。台上的吉罗拉莫·利考西也遭到了不幸的暗算。

在最后的意识里，吉罗拉莫·利考西隐隐约约看到在自己面前站着一个人瘦弱的人，他的目光与对方那双灰褐色眼睛里的嘲弄、阴冷对峙着。

唐·维齐尼天衣无缝的结束了这场谋杀。对于那些在他的罪恶的手中失去的生命，他是永远不会感到惋惜的。而西西里的法庭对他而言也只不过是一个随时进出的毫无意义的场所。唐·维齐尼早已不再恐惧了，因为在西西里岛上已没有人敢站出来为证明他的罪行提供证据。

“和唐·维齐尼做对”——这是一个人们已不敢涉及的话题。

唐·维齐尼的势力在他毫不心慈手软的铲除异己的行动中不断巩固、壮大，像一棵吸足了天地间精华的树木，生机勃勃地向外伸展着。他的曾经坐过 16 次牢的不光荣的历史在他盛大的光芒里被粉饰了。

正在这个时候，莫里将军出现了。

莫里将军的出现使唐·维齐尼的心底掠过一丝不祥。然而，久已形成的“没有准敢再侵犯我”的想法使他忽略了自己的预感。

“库恰市长被流放了。”当唐·维齐尼听到手下的这个报告时，他同所有西西里人一样震惊了。唐·维齐尼像一只身陷猎人们围击圈的狼一样，感到了自己面临的危险。他知道自己必须采取行动，否则会同样避免下了莫里的铁爪。

唐·维齐尼积极地派出大量的手下，在很多场合他也自己出面与一些上层人物建立更亲密的关系。他送出大量的钱财，做出一个又一个重要的许诺，唐·维齐尼用财势为自己编织了一张保护网。

1926 年，莫里将军以猎狗般敏锐的嗅觉察觉了唐·维齐尼的罪恶面目。

唐·维齐尼被关进了监狱，接着又被莫里将军打入了流放分子的行列。

一切正如唐·维齐尼所预料的那样发生了。那些接受了唐·维齐尼大量财物、又从唐·维齐尼的承诺中获得地产权益的保护人们纷纷伸出了援助之手。这是一支强有力的保护队伍，他们在适当的时候绝不会放弃已经到手的利益，即使干涉法律也在所不惜。

在被流放了 24 小时之后，唐·维齐尼由于证据不足而被赦免了。他又以一个自由人的身份出现在人们面前。

唐·维齐尼的聪明、狡猾、机警给他准备了最好的退路，同时也使他很清楚地认识了当前的形势。维齐尼知道，在莫里毫不仁慈的武装镇压的枪口下，不可能有反抗的机会，他必须寻找另外一条道路。暂时的隐退——这是唐·维齐尼做出的最后的选择。他知道，也只有这样他才有可能在将来的某一天东山再起，而整个黑手党集团也将重新成为西西里岛真正的主人。

唐·维齐尼走进了卡尔麦罗圣马利亚修道院的大门。他心平气和，仿佛对转眼间失去的一切权势毫不留恋，而对于自己眼前的处境也毫无怨言。

卡尔麦罗圣马利亚修道院，这正是我们前面提到过的那个修道院，他的创始人是诺托大主教，即帮助唐·维齐尼使其独生子成为国王教子的唐·维齐尼的堂兄。

可想而知，唐·维齐尼找到了一个最好的避难所。他的修道士生活完全是避开一切被镇压风险的自得其乐的生活。在卡尔麦罗圣马利亚修道院，唐·维齐尼和他的堂兄过着舒适的生活。他们一起回忆过去，谈论将来，品着酒、下着棋，这两个队小一起长大的有着相同偷鸡摸狗历史的兄弟在融洽的气氛中过着逍遥的日子。在闲暇之余，他们甚至结伴而行去瑞士领略美丽的风光。没有人会想到他们中有一个是在枪口下逃生的恶贯满盈的黑手党头目。

唐·维齐尼和他的堂兄在平静生活的背后并没有停止活动，他们积极地计划着，积蓄着更强大的反扑力量。唐·维齐尼绝不相信庞大的黑手党集团会从此了无声息。

卡尔麦罗圣马利亚修道院完全成了名副其实的庇护所，它像莫里的血雨腥风之外的一片风和日丽的小天地。遗憾的是，在这个看上去宁静、平和的小天地里埋藏的却是罪恶的复仇的种子。

一切成功达到顶峰时，必然走向末路。

当莫里将军沉重地打击西西里黑手党集团同时又把鹰隼般的眼睛射向那些“戴黄手套的人”时，莫里将军开始被墨索里尼逐渐减弱权力。正如我们前面所介绍的，墨索里尼在自己政权的巩固中是无法离开那些“戴黄手套的人”的。

毫无疑问，莫里将军的失势对于等待中的唐·维齐尼来说无疑是黑暗中的曙光。

唐·维齐尼像一只蛰伏已久的毒蜂，又开始把他的目光投向了每个地方。

1928年，意大利政府重新调查各省、市的人口。

对于唐·维齐尼来说，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他又施展出自己的手段，伪造了一份阿尔卡莫的户口资料，使阿尔卡莫的市民人口在一夜之间由31765人变成了整整63051人。阿尔卡莫终于成为省辖市，而唐·维齐尼则由于这件事成为整个阿尔卡莫市的大恩人。人们又开始悄悄注意到唐·维齐尼的存在。

此后不久，一个不知名的皮匠被带去坐牢，他的罪状是伪造阿尔卡莫市的户口资料。没有人会看不出这件事的荒唐性，但所有的人都心照不宣。在多次诉讼中，唐·维齐尼依旧安然无恙地过着他的修道士生活，没有谁敢去触动这位已经被尊称为“大叔”的唐·卡洛杰罗·维齐尼先生。

唐·维齐尼在不动声色中等待着时机的成熟；像一只早已确定好袭击目标的猛虎，在静伏中准备着最迅猛的扑击。

1939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战火蔓延开来，烧毁了一座又一座美丽的城市，也烧毁了千百万人心中追求和平的美好愿望。但这熊熊而起的战火却迅速燃起了唐·维齐尼心中的复兴之火。

机会终于来了。唐·维齐尼相信自己坚忍的等待终究会得到一个完满的答案。

墨索里尼忙得不可开交，要去联合希特勒，要去争夺更多的领地。1941年，墨索里尼派兵25万远征苏联，这年底投入战争的总兵力已达到100万人，整个国家处于一种紧张、混乱的状态，各种各样令人心焦的问题涌向墨索里尼。这个时候，墨索里尼已经没有时间也没有兴趣再去注意西西里的黑手党了，强占领土、掠夺别国的资源已成为当务之急。

唐·维齐尼开始有足够的时间和信心来恢复自己的势力、重建西西里岛的黑手党集团了。没有人会再进行任何无谓的干涉，战争造成的极度的秩序的混乱和生活的贫困已经使人们完全麻木了。他们再没有任何精力去关心能勉强延续生命外的任何事了。

复兴计划开始了。

第一个行动是收罗残兵败将。唐·维齐尼向四面八方发出了消息，那些在莫里将军的枪口下幸运逃生的黑手党党徒们一个个陆续归来，聚集在唐·维齐尼的周围。与此同时，那些被流放在地中海孤岛上的黑手党死硬分子们也收到了唐·维齐尼招收的信。对于他们来说，唐·维齐尼的信号确实是伸向他们所处的危谷的一条救命绳索。

第一个行动取得了出乎意料成果。唐·维齐尼的周围又形成了一股坚强的势力。这些在危难中被召回的黑手党分子们由于感激而对唐·维齐尼忠心耿耿。一个坚实的地基又逐渐形成了。

一定不会有人想到，唐·维齐尼的第二个行动竟然是焚香祷告。他虔诚

倍至地祈求着上帝，当然这绝不是为了意大利的命运，为了西西里人民的生活。他祈祷的目的是希望英美盟军早日在西西里登陆。在唐·维齐尼看来，旧政府的颠覆会有助于自己重建、扩大黑手党集团，同时，他可以利用自己的财势在新政府中获得更大的影响。

唐·卡洛杰罗·维齐尼展开了老练、机警的地下活动。他的那种出色的领导、组织才能得到了充分的显示。人们无法推算出这个看上去平庸的人的脑袋里装了多少出人意料的智慧。他的行动的目标就是帮助英美盟军，给他们的登陆提供更多的条件。

在唐·维齐尼的安排下，黑手党分子们像一只撒开的网，秘密而有秩序地活动起来。在他们的帮助下，许多不幸坠机后幸存的英美盟军的飞行员被送到了安全的地方。唐·维齐尼使他们享受着极好的生活待遇，为盟军的登陆做着积极的准备。

这些行动使唐·维齐尼与英美盟军之间开始架起一座友好的桥梁。

从1943年起，美国和英国的情报部门的“特务”们，一次又一次从作为同盟军地中海地区总部的阿尔及尔到西西里“向亲属致意”。这种友好的致意包含的意义已经在一定程度上确定了唐·维齐尼获得新成功的可能性。

当一切已经发展到一定阶段后，1943年7月，唐·维齐尼亲自派人与英美盟军取得了极为秘密的联络。这一次，他取得的成功是巨大的。因为唐·维齐尼获得了极为可靠的关于德军炮兵阵地的报告。他派出了极为得手的手下带领英美盟军的一支小分队向德军炮兵阵地进发了。他们穿过山道，在神不知、鬼不觉的情况下悄悄包围了德军炮兵阵地的后沿。

在连续而起的震天动地的轰响之后，一个强大的炮兵阵地只剩下一片灰烬。墨索里尼做梦也没有想到就这样轻而易举地失掉了一个意义重大的军事基地。如果墨索里尼想到这其中与黑手党分子有关，他一定懊悔当年对莫里将军的冷淡了。

这个炮兵阵地的解决直接消除了英美盟军登上西西里的一大障碍。战争以更快的速度向好的方向发展着。

正当墨索里尼为他遭受的损失歇斯底里的时候，唐·维齐尼又开始了新的行动。

在距离英美登陆的前两天，唐·维齐尼亲自带领一支由精兵强将组成的黑手党突击队潜入了巴勒莫城。这一次，唐·维齐尼使出了黑手党集团的拿手好戏——绑架。

在巴勒莫城一个法西斯军队的指挥部里，一位德国将军正在给他的部下们分析当时的战局。

“西西里登陆，这是不可能的。”这位自信、骄傲的德国将军说道。他转过身，走向悬挂的地图。

“我们将在这里……”将军一边在地图上比划着，一边说道。可是，身后的部下们没有一点反应。这位将军不满地转向了他的部下们。

只是转眼工夫，他的不满消失了，代之而来的是一种无法形容的惊愕。他的部下们正在几支威力极大的武器的威胁下交出他们的手枪，没有人敢反抗。

站在旁边带着愉快的微笑看着这一切的是唐·维齐尼。他十分满意地望着德国将军。

“真遗憾，尊敬的将军，你得暂且放下这里的一切，去亲自迎接盟军登

陆。”

德国将军带着一脸的迷惘被唐·维齐尼带了出去。他怎么也想不到，在自己的指挥部里，堂堂的将军竟然被几个黑手党分子绑架了。

几天后，德国将军被送到了英美盟军的地盘，他是被做为一份见面礼送去的。自然，礼物的主人是唐·维齐尼。

1943年7月10日，英美盟军在西西里胜利登陆。对于整个世界来说，这无疑是一决定性的一举，同样，对于西西里的黑手党们而言，这也是具有决定意义的一天。在此后的日子里，他又一次开创出一番新天地，那是十几年前辉煌的再一次展现，荣誉的再一次高扬。

唐·维齐尼终于实现了自己的愿望。接下来的日子将是他一展复兴宏图的时代。

“品格高尚，不负众望”，这是美国驻西西里的司令官阿方索·拉蓬托上校在致华盛顿的电文中对唐·维齐尼的特别称赞。

的确，那些登上西西里的英美盟军们又有谁不知道唐·维齐尼的大名呢？他不仅在盟军登陆前就向他们提供了大量消息、大量物质援助，在盟军踏上西西里之后，他依旧继续着这种友好的往来。

“热忱、爽快、出手大方，豁达大度”，这是许多盟军军官对他的一致评价。

唐·维齐尼确实是一个聪明的人。在英美盟军刚刚登上西西里、一切正处于混乱之际，物资严重缺乏。在这种时候，唐·维齐尼为盟军送去了一车又一车的粮食，一车又一车的生活用品。他俨然是一个大公无私的为和平事业尽心尽力的高尚的“公仆”。唐·维齐尼的形象越来越高。

与此同时，唐·维齐尼还以私人身份向大量的盟军军官赠送礼物。从最上层的司令官阿方索·拉蓬托上校到下层的一个小小的军官，都无一例外地收到过唐·维齐尼各种各样的礼物。有名贵精巧的工艺品，价值连城的珠宝古玩，还有一坛又一坛芳香醇美的陈年老酒。

唐·维齐尼在上上下下的盟军军官中得到众口一词的称赞。他如鱼得水，把自己的形象塑造得越来越美好。

黑手党集团借助唐·维齐尼的声望和他的有效的组织、管理，一日日壮大起来。

当然，唐·维齐尼绝不会让他付出的一切毫无收益。

在与盟军一步步越来越深入的交往中，唐·维齐尼一面加紧营救那些至今由于罪行严重、证据充足仍在监狱中打发时日的黑手党党徒，另一方面则向盟军大力推荐那些走出牢笼的大大小小的黑手党头目。仅仅一个月，西西里西部各小镇的镇长都已由原来关在牢房里的罪恶深重的黑手党分子们担任，甚至法院、市政府的守门人也被换成了黑手党分子。

西西里的人们在等待新的民主制度的热切期望中，又眼睁睁地看着几近毁灭的黑手党势力重新复燃。

对于整个西西里而言，这无疑是一上帝开的所有玩笑中最残酷的一个玩笑。人们为之振奋、为之祝福的新的民主制度的建立竟然成了恶行昭彰的黑手党集团的温床，而他们所诅咒、所不齿的万恶不赦的法西斯却是黑手党集团的克星。

无论怎样，唐·维齐尼终于从十几年的浮沉里又登上了他振臂一挥、响应万千的旧日威风赫赫的岸头。

唐·维齐尼很清楚，要想维持一个黑手党集团并使之越来越庞大，那么就必须控制一定的经济脉络。另一方面，就他个人而言，在财势中享受已久的他是绝不希望有经济拮据的一天的。金钱的意义对于唐·维齐尼来说实在是太重要了。

唐·维齐尼清醒的意识使他步步为营，采取着一系列掠夺式的财富积聚手段。

在盟军登陆期间，他把一车车粮食无偿地送给盟军，由此换得的是盟军对他坚不可摧的信任。唐·维齐尼在进行了一定的付出之后，获得了一张特别通行证。

特别通行证，对于在混乱中的西西里自由来往是非常重要的。于是，一车又一车的粮食被唐·维齐尼以各种理由送到了西西里财物交易的黑市上。他以高出五十倍的价格把粮食卖了出去。没有人能计算出在那个时期唐·维齐尼获得了多少纯利润的收入。一笔又一笔大数目的钱使唐·维齐尼的口袋涨鼓起来。唐·维齐尼待人的态度更大方、更热情了，而他眼里那抹阴挚的光芒也更盛了。与此相应的是西西里的下层人民由于粮食价格的飞涨而生活越来越艰难。

然而，唐·维齐尼贪婪的心并没有因此满足，他那双罪恶的手也并不打算收回。

粮食的供应被彻底垄断了，紧接着唐·维齐尼把目光转向了其他行业。他开始以强力向所有的肉店、咖啡店、水果市场征税，而征税的数目则完全由他自己决定。即使是西西里岛上一向比较自由的流动乐队也没有逃出唐·维齐尼欲望燃烧的眼睛。

在唐·维齐尼自己看来，他已经用最大的宽容、耐心、善意对待西西里人民了，那么，任何一种对他、对整个黑手党集团的不满都是不可原谅的，甚至包括那些蕴藏于心的丝毫不敢流露的不平。

西西里岛上的自流井也逐渐被唐·维齐尼控制了。水对于人类的生命意味着什么，唐·维齐尼很清楚这一点。于是，他开始向岛上的居民出售井水，不幸的西西里人只要想继续维持生命，就必须为此付出金钱的代价，他们仿佛永远都走不出黑手党的阴影。

接着，唐·维齐尼又派人很客气地“买”下了几十座西西里建筑漂亮、环境优美的贵族庄园。所有的交易看上去都公平合理，没有谁会想到在这场强“买”的交易中，曾经有人被做为威胁的工具承受了恐惧的滋味。

金钱、土地、权势都有了，人们掩埋起仇恨的敬畏的“崇敬”也有了。总之，一切都有了。

唐·维齐尼成了西西里岛上的首屈一指的大富豪，也成了西西里岛上众人仰慕倍至的黑手党集团的头目。

西西里又回到了十九世纪末期的状况。“富人的天堂，穷人的地狱”，这就是西西里经过几十年战争后的真实写照。

不久之后，唐·维齐尼被任命为维拉尔巴市长。又是一个黑手党市长！

意大利历史学家巴尔齐尼评述道：“在盟军占领下，唐·维齐尼恢复了法西斯政权下丧失掉的全部权利。”

当人们的美好愿望成为一种罪恶的孕育地时，对于整个人类而言，这无疑是一场悲剧。

唐·维齐尼气势盛大如日中天。西西里所有正常的制度、程序都被抛在

了远远的角落。黑手党的一日日壮大又把人们的记忆拉回到血腥、掠夺、仇杀的西西里。

美好和平的生活像一场梦，还没有来得及显出一个清晰的轮廓就已经失去了。

有人说：“在唐·维齐尼生命的最后十二个年头里，西西里人把意大利政府忘得一干二净。”也许西西里人能做的、必须做的也只有这些了。

从强大到几近消亡到再次强盛，黑手党集团的势力更牢固、更深入地渗透到了西西里的每一寸土地上。在法西斯主义彻底退出西西里官方舞台后，黑手党分子们又重新以他们惯有的风貌出现在大庭广众之中。

“现在已经够了。法西斯主义用其特殊的治安法败坏了西西里的名誉。我们被看成是一伙罪犯。今天，西西里应该重新被看成是美国人在地中海的一颗明珠。”唐·卡洛杰罗·维齐尼骄傲地断言道。看上去，仿佛他自己赢得了这场战争，并且用他高明的手段把美国人带上了西西里的土地，使西西里成为美国人在地中海的夺目明珠。尊敬的唐·卡洛杰罗·维齐尼先生似乎忘记了他自己曾与法西斯党有过密切的关系。那位西西里岛上法西斯的头目阿尔弗雷多·库科就曾与他过往甚密。

从前的一切又将照样谱写了。

黑手党分子们又开始重操旧业。“霸占土地，瓜分地域，非法交易粮食，盗窃牲畜，抢劫和敲诈勒索”，这仿佛永远都是他们的兴趣所在。而在经历了一场浩劫之后，他们更是变本加厉，好像在痛下决心要让西西里双倍偿还他们失去的一切。

同一时刻，黑手党集团内部的争权夺势的斗争也开始了。一场又一场血雨腥风的火并拉开了序幕。

在恰库利，维拉巴特和克罗切韦尔德集团之间爆发了一场空前的决斗。他们使用了最优良的武器装备，彼此毫不留情地射出仇恨的子弹，一个又一个强健的身躯在转眼之间永远倒在了血泊之中。这场血腥的争斗使双方都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但是并没有真正解决问题，关于地盘的划分问题，在黑手党集团内部依旧是一个敏感的容易引起火并的问题。

在进行关于地盘的、经济财产的角逐中，黑手党分子同样不失时机地登上了西面里的政治舞台。他们以积极进取的精神面貌加入到权力的竞争行列中。黑手党分子和那些“戴黄手套的人”又自然而然地联合起来，开始重新瓜分整个西西里的政治、经济控制权。

战火平息后的西西里，不仅没有因为战争的结束而迅速发展，反而由于黑手党集团势力的复苏而陷入了更大的残酷中。

1945年1月，权倾一方的唐·维齐尼同美国驻巴勒莫领事内斯特进行了一场单独谈话。唐·维齐尼先生明显流露出对于君主政体命运的缺乏信心。看上去，他严然是意大利这个多灾多难的民族的救护神。而这虚伪面孔后的真实原因是：这个君主政体没有向黑手党集团做出任何承诺换取一种帮助。

与此同时，黑手党集团的许多人物并不满足西西里的有限的范围。他们开始把势力向西西里之外甚至整个意大利之外发展。许多黑手党分子同外国情报机关发生了公开的联系。

在1945年底到1946年初，巴勒莫的警官告诉美国领事内斯特，黑手党分子在意大利陆军将军贝拉尔迪的明确要求下，曾帮助他捕获了埃维斯分子——这是一支直接由分离主义者投入战争的部队。

另外有资料表明，意大利籍的黑手党分子曾受美国情报机构的委托，在古巴进行了一些反菲德尔·卡斯特罗的活动。后来，也正是这些黑手党和美国情报机构卷入了杀害美国总统约翰·肯尼迪的十分复杂的事件。

这仅仅只是一个开始。

如果说几十年前黑手党集团势力曾经如冲天火焰，映照一方。那么，现在它已经像一张密集、柔韧的蜘蛛网向所能伸延的任何一方广张罗网了。

就西西里的真实记载而言，在许多场合中，没有任何人（不论是分离主义者，还是共济会会员；不论是天民党人、英国人、美国人，还是意大利警察）起用一个曾经动员过黑手党分子的“戴黄手套的人”；而所有与当时的西西里政府合作的集团却直接、明确地转向了那些名副其实的黑手党分子。这是第一次含蓄承认了黑手党是一个独立的社会团体，而不是一种受约束和受限制的无足轻重的事物。显而易见，对于黑手党集团来说这无疑是一个转折。它终于可以公开地以一个团体的面目从事一切活动，尽管在以往的日子里，它已经毫无顾忌地从事了各个领域的犯罪活动，但那毕竟是没有名目的个体组合的活动。

1948年4月，当德加斯佩里的政府允许进行小范围内的土地改革时，西西里尽管按照要求并不适宜这种改革，但是在黑手党集团的影响下，也开始推行这种旨在进行的一种微不足道的土地改革法令。黑手党分子们亲自出场了，以唐·维齐尼为首的一帮举足轻重的黑手党人物依照他们的愿望规划了随之而来的极少量的土地分配，同时处理了相应的公共开支。这完全是明目张胆的对土地的掠夺。

这场虚假的黑手党分子一手策划的土地改革运动又为黑手党在农村势力的进一步巩固书写了“美好”的一页。

黑手党集团并没有就此住手。

几个月后，西西里的有关机构和人士制走了一项计划，即把离巴勒莫不远的格里福内山附近的大量水源用来灌溉耕地。

关于这项计划的讨论会议如期举行。绝大多数西西里人对这一计划持赞同态度，因为就实际情况而言它是有益的。会议顺利进行，就在人们抱着乐观的态度准备做出最后的决定时，有人站起来反对了。

“这个计划毫无意义，应该取消。”说话的是一个黑手党头目。

紧接着又有几个人表示反对，他们无一例外地都是黑手党集团内有地位的人。

人们默然了，他们很清楚只要黑手党分子干预一件事情，即使它是正确的也终将毫无结果。

长期以来，黑手党分子们一手控制着农业所必需的地下水。一切水资源都由黑手党分子们来分配，由他们给那些需要水的人规定价格。现在被讨论的这项计划对于黑手党集团来说毫无收益。于是，黑手党分子们提出：要么按照他们说的使用与已经开始的工程完全相反的方法来安排格里福内山附近的水源，要么宁愿在水中放入鳗鱼也不让它为公众们使用。

计划被废弃了。已经开始的工程也中途停止。而站起来表示反对黑手党意见的工程主任在第二天由于意外车祸而毁容。没有人再表示反对，正如黑手党分子所希望的那样，水被引向了格里亚。

黑手党终于黑手遮天，把西西里投入到太阳照耀下的无止境的黑暗里。

1954年7月，唐·卡洛杰罗·维齐尼去世。

葬礼空前盛大，其隆重程度超过了意大利任何一位亲王。

唐·卡洛杰罗·维奇尼终于结束了他罪恶的一生。这个黑手党集团炙手可热的人物，在 1943 年英美盟军登上西西里岛直到 1954 年去世的期间，获得了一种至高无上的尊敬。有这样一段记录：

这个黑手党分子凡进入一个地方，挂起帽子就出去：盟军当局、自由党人、天民党人、村镇银行、矿山、土匪、分离主义分子，据说还有备有可卡因的伯爵夫人的沙龙集会，众人看着他以一种很简单的方式走进来……不用敲门，服务员就会把门打开。人们正在房间里做些什么事情，“矮小的，有点发胖的卡洛”走了进去，由于在场的人给他办了事，他向大家致意，然后回家。一切举动从容、随便得就像一位将军检阅他刚从战场上归来的士兵。

现在，唐·卡洛杰罗·维奇尼终于静静地躺在了棺材里。然而，即使在这一时刻，他所享受的一切依然是最好的。

鲜花洒满了通往墓地的几十英里的大道，成千上万的农民穿着丧服走在队列中。在队列里还有来自西西里的政治家，来自巴勒莫的官方人士。

成行的牧师和僧侣，满怀神圣和虔诚唱着赞美诗，在西西里最出色的乐队的伴奏下缓缓而行。香炉摇晃，漆黑的大马牵挽着柩车。所有参加葬礼的人都是同样凝重、肃穆的表情。一种庄严、圣洁的气氛笼罩在这个阴险、狡猾、罪恶累累的黑手党分子的葬礼仪式上。

巴勒莫市的市长发表了悼词：他是穷人的朋友，从来没有忽视过求助的人。他没有丝毫自私自利之心。

维拉尔巴的天民党支部获悉唐·维奇尼去世的消息后，在天民党的旗子上加上了哀悼的标志。

在教堂门前的一张布告上写着：唐·卡洛杰罗·维奇尼先生在迫害中是伟大的，在不幸中更加伟大。他总是带着微笑以一个强者的姿态对待生活中的挫折。而今天……从所有的朋友那里，也从所有的敌人那里，他得到了最好的证书——他是一个正直的人。

从美国传来了“同哀伤的家属团结在一起，同他的亲属把他视为君主的大家庭团结在一起”的反响。

教堂正门顶上立着表示悼念的铭文，这样写道：他是一个诚实的人，一个讲信用的人，一个有骨气的人，一个可以信赖的人。

我们不能不说这是西西里的舞台上上演的滑稽、可悲的一幕。

唐·卡洛杰罗·维奇尼一生罪恶累累，掠夺他人的财产，强占别人的土地。曾经 16 次由于罪行严重被打入监狱。然而，正是这些铸成了唐·卡洛杰罗·维奇尼最后的辉煌。

几年后，唐·卡洛杰罗·维奇尼的出生地维拉巴村由于维奇尼的关系逐渐繁荣，成为著名的旅游胜地。

一切都画上了一个完满的句号。

无论对于唐·卡洛杰罗·维奇尼个人还是对于整个黑手党集团而言，这都是至高无上的荣誉和骄傲。然而，对于沉重的西西里来说，这是多么的不幸！

唐·卡洛杰罗·维奇尼结束了他的一切；可是在他一手策划下从奄奄一息中振兴起来的黑手党集团并没有因此失去强大的声势，这棵老树在雷电袭击之后，又以更年轻的生气、以不可阻挡的气势壮大、发展着。

“在西西里，国家已不复存在。”有人说。

在 60 年代 ,人们开始把黑手党分子是亿万富翁说成是一种比较普遍的现象。上层黑手党分子的队伍越来越壮大。

1971 年 6 月 22 日 ,巴勒莫宪兵团团长向反黑手党委员会透露道 : “ 在 60 年代中 ,黑手党的杀人犯也进入了黑手党历史的一个特别光辉的一页 ,因为他们与获得了并掌握了建筑业的支配权的政权取得一致 ,所以创造了大量的财富 ,并获得了虽说是伪装的 ,但却是第一流的经济地位。 ”

谁的目光里能再没有一点黑手党集团的阴影呢 ?

在多灾多难的西西里的历史上 ,黑手党的沉浮预示着一种强大的恶势力的不断增长 ,人们无法走出的黑夜在黑手党浩大的声势里一日日拉长。

走私军火、贩卖烟草、炼制毒品……不择手段地消除异己。这早已不再是一个世纪前那个封闭在西西里古老农村的骑着大马、扛着老式“鲁帕拉”长枪的“散兵游勇”们了。

从西西里到整个意大利 ,到整个欧洲 ,现在 ,西西里的黑手党集团们已经不再满足他们拥有的一切了。他们又把贪婪、阴险的目光向世界的各个角落搜索。

新的一页又要揭开了。